

秘本札記

# 珊瑚舌雕談



秘本筆記

珊瑚舌雕談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 自叙

小劫曾經。肉身未壞。一支乍悟。火宅將離。奈濁塵百丈。業海千尋。勞逸窮通。吉凶貴賤。歡虞交戰。醉夢同蒙。安得乳旁拔孔。夜室生光。掌底涂脂。海陬徹照耶。欲挽沈迷。何從解脫。幸存吾舌。色若珊瑚。猶可清談。理容雕纂。偶臚近見。或撫舊聞。卽如太歲小人。不異糖牛茶首。事豈荒唐。言非杜撰。閒詮詩旨。匡鼎迴殊。莫發禪機。梵鐘翻類。螢窗積累。初筆先編。蠶箔紛披。他年遑問。祇具衆生說法。敢云我亦憚煩哉。

光緒九年癸未秋分大餘三小餘三千三百三十三長洲許起識於翦萊草堂

珊瑚舌雕  
自敘

秘本  
筆記

# 珊瑚舌雕談目錄

## 卷一

國朝曠典

三閉

柳下吟

孤隱

罌銀變相

白血白氣

蠅

鞭太歲

鬼枕

過癩

沈四山人軼事

非時花

絨

偶然

公佛母佛

雌雞化雄

詞貴好色不淫

五蟲

珊瑚舌雕談

卷一

目錄

一

珊瑚舌雕談 卷一 目錄

蟲言

薛濤箋

竈鍋飛墜

殭蠶

髻

辟尼

道州藕

種痘

鬼區三種

社盟

八股

先生饌

遇仙公死節

秘本  
筆記

# 珊瑚舌雕談目錄

## 卷二

聖祚邁古

姦色

龍爪

不男不女

繡鞋詩

祈嗣神效方

雅量

仙移舫

嗜食

數學藏金

蜨幻

柔些

眼窠骨

二老歌

四老詩

宣德鑪

風蘭

鏡聽

珊瑚舌雕談 卷二 目錄

名利輕重

黑心花

題趙子昂畫詩

鼻衄方

木龍

清和月

舍利子

考僧

小畫眉

佳麗并

豨虹

生壙詩



秘本  
筆記  
珊瑚舌雕談目錄

卷三

聖襟開豁

姑嫂餅

水麝

龍涎香

孫小虎墓埫

傍妻

出夫

農監黃服

寒具

鶴

媚

白指書書

小人

二番

蚓筴

布醬

嫁娶異事

三脚貓

珊瑚舌雕談 卷三 目錄

月上

飲酒不醉

蕉上吟

鬼族居腹爲宅

山和尙水秀才

阿字

兩僕絕筆

準

破瓜

兩王莽

咬舌語

野馬

五音

後身

秘本筆記  
珊瑚舌雕談目錄

卷四

天顏咫尺

無根石

催生符

食淡詩清

易畫軒

衣冠禽獸

餛飩

拈字賭酒

鐵算盤

絕對

裸蟲本草

後婦先夢

仙人掌

七七四十九日

古月先生

泉

種瓜

古寶鏡

珊瑚舌雕談 卷四 目錄

二

鷓鴣米

歎貧詩

張昌宗

介指

相訣

芟

中和琴

文謝兩琴

辟火字

是非不可不爭

崔鶯鶯

湯圓妙句

牡丹附五忌

秘本筆記  
珊瑚舌雕談卷一

長洲許起壬瓠著

甫里王韜仲弢校

國朝曠典

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十一月初一日奉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欽此。戶部議酌給俸廩。併柴炭銀兩。誠曠典也。次年三月初一日。平明。薦舉人員齊集太和門。魚貫而入。上御太和殿。鴻臚唱三跪九叩首禮畢。命赴體仁閣下。大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璇璣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散訖。命就坐。撤護軍。俾吟詠自適。已刻。鴻臚引出跪聽。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之意。引上體仁閣。賜宴。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盞。皆大盃高攪。賜茶二通。時果四色。

後用饅首、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各一大盂。又賜茶訖，叩頭謝恩，復就試。陪宴者，大學士、掌院學士、滿漢各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給燭，至漏二下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御覽。讀卷者，相國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藹，欽取一、二十人。彭孫遹、倪燦、張烈、汪霽、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清源、陳維崧、徐嘉炎、陸燾、馮勗、錢中諧、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三十人。李來泰、潘耒、沈珩、施閏章、米萬震、黃與堅、李鐙、徐鉉、沈筠、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塏、毛奇齡、錢金奏、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燮、邵吳遠、嚴繩孫，惟徐鉉字虹亭、吳江人監生。先是虹亭有大家詩選，合肥尚書龔芝麓與焉。芝麓在當時聲望最重，兩人未相識也。芝麓見其所選大喜，以爲平生知己。戊午虹亭入都謁芝麓，并道欲應試事。芝麓力任保舉。至是冬芝麓病劇，乃託大司農梁清標曰：有才如徐生而可使之不遇乎？明年清標以虹亭名

上於朝。應試。上各有所問。至虹亭。上問黨人碑。虹亭自第一。人數至數十人。天顏大悅。遂入翰林。蓋虹亭本博覽。而黨人碑。又平日所習臨者。又嚴繩孫。僅作一詩。亦入翰林。授內閣中書舍人者七人。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漢儀、王昊維、孫枝蔚、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人。世爲大賈。甲申後折節讀書。遂以詩名。年六十。與李天生並舉。時奔競執政之門者。京師語曰。萬方玉貪朝東海。一點丹忱向北辰。豹人恥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天子詔示。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執事者。授京銜以寵其行。及格者七人。豹人與焉。部擬正字。上薄之。特予中書舍人。吏部集驗於庭。見其鬚眉皓白。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未也。吾年四十。卽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爲老。何也。部臣愕然。卒以老官之。著有漑堂集。未與試。授內閣中書舍人者二人。傅山、杜越。山字青主。山西陽曲縣人。明諸生。與孫傳庭同學。是時當事迫之。應舉。餽強就道。廷試有日。稱疾不與試。例不授官。上雅重青主。命賜秩。部擬正字。上薄之。特予

內閣中書舍人以歸。著作甚富。善丹青。工隸楷。趙秋谷推爲當代第一。尤精岐黃之術。有女科秘訣。時人稱爲仙醫。布衣以病辭者三人。李中孚、應搗謙、魏禧、丁憂未與試者六人。曹溶、汪懋麟、黃虞稷、陸隴其、彭桂、惠周惕。如徐嚴傳幾人視。乾隆丙辰開博學宏詞科。有嘉興張庚。僅贖詩二句未謄完。日已暮。被逐。吳江汪雲龍早完卷。因足癢脫鞵欲搔。侍臣以爲失儀。亦被逐。前後相較。奚翅霄淵哉。人之遇合。洵有數也。況其生不逢辰者。空懷瑾瑜。至老死於牖下。不知凡幾。亦可慨已。

### 三閉

宋末禮部尙書謝昌元。以三閉自持。一曰閉門。非好人不見。二曰閉口。非好言不談。三曰閉眼。非好書不觀。案昌元晚年不肯仕元。爲宋遺老焉。噫。近世士夫。亦有三閉。一曰閉門。非佞人不見。二曰閉口。非戲謔不談。三曰閉眼。非美色不觀。在在皆然。吾吳尤甚。

### 柳下吟



余髫年時。潘驥雲明經廷與。常過茅齋。與先府君譚詩。言及里中有葉來獻者。鍛工也。頗風雅。善吟事。有柳下吟一編。惜身後散佚。僅有二三聯傳誦者。如與友卜鄰云。東西茅屋皆南向。長短漁竿並曲流。冬夜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衾添暖舊棉花。閒居云。籬疏任竊園中筍。屋漏先遮架上書。於時里人周易安編甫里逸詩。未經采入。良可惜也。

### 漁隱

嘉慶壬戌癸亥年間。西湖錢王祠側。有一業漁者。姓阮。不知其名。舉止殊恆。一妻相敬如賓。手不釋卷。頗喜吟詠。其時仁和宋小茗廣文寓居鄰近。一日至其室。見案上有詩一紙云。放浪西湖二十年。飢來喫飯倦來眠。今朝檢點傳家物。只有蓑衣最值錢。垂老難將結習除。入城向友借殘書。到家妻道晨餐缺。淡月疏煙夜打魚。宋欲索其稿一觀。與之訂交。而明日已遠颺矣。道光己酉年五六月間。江水滔天。田疇淹沒。一日有老漁延余至其舟中。視其妻病。艙中行李蕭然。惟殘書數束。

隨手翻閱。皆唐宋人詩。余曰。翁解吟咏乎。漁曰。飄泊江湖。年已垂老矣。惟清風明月。受用一生。偶爾成句。聊以代言。詩則吾不知也。越旬日。漁挈生鯉一尾來饋。適余出門不備。漁卽索紙揮翰而去。余返觀。乃七絕一首云。老漁一語贈先生。事有多情寓不情。三十六鱗無大故。只因貪餌受人烹。讀之。始知漁乃深於世故。而亦隱於漁者。僅知其劉姓名未詳。後亦不知所終。想世之急功名求富貴者。視此阮劉兩漁。可同日語哉。夫兩漁雖似失之果。而不辱不殆。常葆天真。優游自在。何樂如之。要之塵俗中不少此輩。安得青眼人一一物色之哉。

### 罌銀變相

里有某姓米行。往來商賈甚廣。一日有浙客臨行。寄存兩瓦罌。罌口裁紙封固。期秋間親自來取。逾期不至。行主素多疑。歲將終。取出啟封。以窺所藏。乃如水溶石灰。滿注罌中。以箸攪之。至底無一物。遂呼行夥四五輩同觀。咸駭異。行主仍將原紙封固。安置如初。明春客忽素服至。知爲母久病身故。故遲至今。數日後向行主

索兩罌。既啟。訝問曰。何顛倒。乃爾。有人開視否。行主詢客罌中何物。曰。銀耳。下置碎屑。面鋪數錠。今碎銀翻在面上。用稱權之。重如故。主夥俱曰。我儕曩實開看。見如石灰漿。並無半點銀屑。僅開一罌。今請客開彼罌。衆視。果有數錠置面上。傾出。下皆碎銀。時道光二十年事也。有門下客親經目擊。知此事者咸驚爲異。而終莫解。余曰。金爲五行之首。形雖呆板。而性極尖利。實至靈之物也。試思天下事有萬不能爲者。而竟得爲之。非此則不能矣。安知非當日罌中物。逆探行中人有覬覦之私。獻此幻態。以警戒其將來心術耶。抑得失有數。浙客命中不應損此兩罌耶。

### 白血白氣

人血皆赤。赤。火色。其性躁怒。心之所出也。聞昔耿逆反時。閩武定相公督府。有一弁犯法。殺之。血白。奇矣。咸豐庚申。有長洲諸生嚴穀生承口。遇粵寇。被戕。頸中無血。惟白氣衝天而去。此乃奇之又奇也。余兵災詩中紀之。後讀元史。見董搏霄駐南皮。被賊兵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然則自古有之矣。

蠃

咸豐庚申歲。髮逆猖獗。所過焚掠殆盡。惟滬城一隅。尙可栖遲。是冬余從滬至松江鄉探親。經一村。忽見數百村人叢集一處。驚爲賊警。命舟子登岸探聽。回曰。因一樵者於墳中得一怪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若猿非猿。余卽登岸往觀。見鄉人以刀斫之。不死。余曰。若輩欲殺之何難。試以柏東南枝捶其首。此物應卽斃。鄉人如法。不數捶而瞑目矣。旁有一老翁揖余而問曰。究屬何物。願先生明以教我。余曰。此卽李石續博物志所載蠃是也。

鞭太歲

嘗聞徐用錫太史未遇時。偶如廁。見大肉塊。徧肉有眼。知爲太歲。因憶書載鞭太歲者。轉禍爲福。遂擊百餘下。每擊一眼。則徧肉之眼愈加閃爍。是歲領鄉薦。己丑連捷成進士。官至侍講。道光癸卯二十三年春夏間。吾里方蔚卿錫恩道暑於別館。一夕亦在廁旁見一物。大僅如掌。有十餘眼。眼眼放光。一時徒手無物可擊。卽

以髮辮梢僕而鞭之。甫七八下卽滅。是科亦登賢書。案太歲主朝廷事。所臨之方。忌巡省出師營造開築。宜靜而不宜動。今則現形被人所見。不及隱避。而反示人以動。人能擊之。自知責之以動而必福之。否則禍不旋蹤矣。此說聞諸海甯李壬叔善蘭助教。究不知然否。

### 鬼枕

同治丁卯暮春之初。金閶門外。有一士子夜泊水閣下。聞女子哭聲。曉起。覓視岸上。灰燼中拾一小枕。歸而枕之。輒見一美人。姿首絕世。顰蹙欲泣。手持繡帕作掩口拭涕狀。轉輾思之。遂爲所蠱。形神消鑠。奄忽半載而卒。其兄憤甚。剖其枕得一繡帕。上刺蛺蝶二。并海棠一枝。隙處有詩一絕。云。相思無益莫相思。月夕花晨強自支。蝴蝶不知人意苦。雙雙飛上海棠枝。當時人皆莫知其故。余忽憶避寇於浦東筠谿鎮。有人家以勞瘵致死。後回煞時。竟將死者平日所臥牀簀衾枕設郊外。盡行焚之。想此女子。必有所感而成疾死者。此枕亦必女子寄情之物。故雖祝融

氏亦當退避三舍。殆欲留與士子作合。了此生死孽緣歟。

### 過癩

道光中年。廣東林仰山觀光貳尹。來蒞斯土。時有范上舍。以事相見。叩以廣東有過癩之說。確否。林力言無之。斥爲荒誕。當時人謂范盍將吳青壇嶺南雜記鑿鑿可據者。以證之。案記云。潮州大麻瘋極多。官爲設立麻瘋院。在鳳凰山上。聚麻瘋者。其中給以口糧。有麻瘋頭治之。其名亞胡。衣冠濟楚。頗能饒富。人家有吉凶之事。瘋人相率登門。索錢索食。少則罵詈。必先賂亞胡。求片紙粘門。瘋人卽不敢肆。院中有井名鳳凰井。甘冽能愈疾。瘋者飲之。卽能不發。肌肉如常。若出院不飲此井。卽仍發矣。入院遊者。瘋頭特設淨舍淨器。以欸之。其中男女長成。自爲婚匹。生育如恒人。瘋女飲此井水。而姿色倍加光麗。設有登徒犯之。次日其女宿疾爽然若失。翩然出院。卽俗所謂過癩也。登徒子侵染其毒。不數日鬚眉脫落。肢節潰爛而死。然則林公當時何必諱言。抑亦不自知耶。余則曰。林范兩失之。范於長官毫

無避忌。而林當婉諷其不恭。庶幾自慚鄙俗焉。後見說郛載過癩云。癩蟲自男女精液中出。故此脫彼染甚易。若男欲除蟲。用荷葉裹陽納女陰中。既輸洩。卽抽出。葉精與蟲悉在其中。卽棄之。精不入女陰宮中。女亦無害也。若女欲除蟲。則未詳。想林貳尹范上舍。於此種書。或皆未之見耶。

### 沈四山人軼事

沈秋卿學謹行。四楓莊邨詩人也。潘功甫舍人遵沂。見其詩善之。遂訂爲莫逆交。道光丁未。以貧死。歿後。舍人哀其稿。以唐代有沈四山人。因借此名。名其集。洪髯顛刊之行世。近爲潘伯寅宗伯祖蔭。刊入滂喜齋叢書中。當時楓莊鄰村有一豪家。頗惡山人詩中諷刺。欲魚肉之。有澤田十畝在楓莊。鳴官出召佃籤。強押山人爲佃。山人本屬奇窮。畏豪之勢。僱傭代耕。是秋遭風雨。傷禾。入冬所收。莫償厥費。於是以逋租稅拘山人。送巡廳。從嚴追比。廳見山人訝曰。汝卽耕田者乎。山人卽訴以素日安貧守分。惟事吟詠。爲豪家所逼勒耳。廳雖賞郎。頗好文字。喜韻語。不

待語畢。輒問有近作否。山人曰。近日追租敗興。隻字未成。事前有貧况一律。廳卽命坐。給筆札錄出。詩云。遮窮諱苦亦徒然。欲訴還休更可憐。昨夜舉家聊啜粥。今朝過午未炊煙。強顏且去賒升米。默計都無值一錢。誰信先生誰不信。禦寒無被已三年。廳讀畢。擊節歎賞。立邀入內。分賓主坐。欺留酒飯。贈以絮被。曰。聊以禦寒。藉證深信先生之窘况耳。豪家卒無如山人何。噫。邇來風塵末吏。有如此廳者。幾希矣。

### 非時花

花開非時。咸謂休咎攸關。而有時亦未必然。己卯歲。余外戚家。重陽後忽盆蕙盛開。先是七夕前。主人已賦悼亡。此則固屬咎徵。因不及發於事前。而又不能泯於事後。吾里楊薪圃明經引傳。老名士也。屢試不售。是秋爲友力勸之去。試罷歸來。庭中玉梅忽著花數十朵。友朋親串。無論賢愚輩。咸以爲今科必獲雋矣。揭曉。名仍落孫山外。此則無徵矣。余謂草木何知。殆有鬼神附之作此幻態。巧以揶揄耳。



# 狨

嶺南舊友言其地產狨。形似猿猴而大。毛深厚。如披金綫。以猿猴爲糧。每嘯則羣猴皆集。列跪其前。狨乃一一手披之。自首至尻。驗其肥瘠。視肥者以石戴其頂。此猴跪捧不敢動。餘散去。戴石之猴。隨狨至水次。入水洗濯。又自拔毛務淨。臥而聽食物之相制如此。哀哉。憶昔陳友孝有狨賦。形容頗肖。近見門人詠物詩中。有詠狨五古。中有句云。猿猴既同類。狨殘忒無忌。盡學儻分肥。大僚與墨吏。余謂作者何深疾爲官之弊耶。

## 偶然

樵李有一士子姓朱名然。小試屢不利。後入成均。忽登鄉薦。澆薄者大書其門云。偶然中式是朱然。朱見之。並弗削去。既而又成進士。朱遂續其後云。難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偶然。秀水于辛伯茂才源。與余晤於滬城四美軒茗寮。言之作談柄。

## 公佛母佛

固始吳蓮嶼孝廉香洲。言其懷慶府城闈有高臺寺。方丈供有銅佛三座。作交媾狀。僧云歡喜佛。係元季大內送入寺中供奉。案毛西河詩話。載名轉藏法輪佛。俗名公佛母佛。殊可駭笑。夫人之誓戒齋修者。萬難成佛。若佛可成。其樂何如。必當與人道有異。豈以交媾爲歡喜哉。無論男女。不分貴賤。如果清心寡慾。亦未必以此爲歡喜事。况佛經云。橫陳如嚼蠟也哉。且羞惡之心。人所同具。豈有公然鑄爲形像。此必妖僧作以誨淫者。母怪昌黎斥之爲異端也。

## 雌雞化雄

康熙三十三年二月。繁昌吳士明家。畜一母雞。生卵已久。忽化爲雄。冠漸紅而羽漸長。縣令盧化聞而取觀。其家竟無恙。見曠園雜志。咸豐七八年間。余目擊里中曹懺梅上舍家。有一絲毛母雞。已畜十餘年。漸化爲雄。冠高尾長。一如公雞。惟鳴聲稍覺低啞。而卵則按時仍生。不三載。赭寇至矣。屋燬人亡。雞亦不知所之。余以

爲凡屬災祥。攸關時運。旺時雖見妖孽。亦能尅制。衰則立應其兆。無不悉驗。

### 詞貴好色不淫

詞如桃李之姿。筆不著紙。泠然風飛。有時有一種語。雖極倩妙。而不可入詩。不可入而不忍棄之。則有倚聲在。故謂之詩餘也。如金釵欲醉。座添香。如酒入香腮。紅一抹。如照水有情。聊整鬢。倚闌無緒。更撓鞋等句。雖極豔麗。細思之。皆綺羅香澤中本色情態。不過偶然道破。曾何傷於昌黎六一。眞可謂好色不淫者也。若奴爲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月挂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則淫而蕩矣。寶山蔣劍人茂才敦復。長於此調。亦以此說爲不謬。

### 五蟲

吾吳有諺。謂人之惡橫者。曰無毛大蟲。以其似虎而無毛也。不知天地間靈動活物。無一非蟲。管子謂之五蟲。案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雖聖人亦猶是蟲。不過就蟲之中至精者也。若小

人者。尙在倮蟲之末。彼無毛大蟲之稱。亦嚴矣。

蟲言

甫里清風亭詩社諸同人。曾作禽言而無蟲言。近見海昌張教授荔園。有蟲言五首。形容逼肖。語都入情。故摘錄之。其一云。類我類我。教子負荷。日夜不絕聲。螟蛉化果羸。幾家養子肖。乃翁可憐舌。敝還耳聾。不成一事媿此蟲。其二云。遮了遮了。長鳴樹杪。齊女葬吳門。魂歸訴懊惱。我所思兮天一方。暮雲遮斷遙相望。安得飛去如蝸蟻。其三云。唧唧唧唧。秋宵促織。辛苦勸女紅。嬾婦增歎息。縱使嬾婦勸爲勤。織得一疋難醫貧。君看幾個有完裙。其四云。閣閣閣閣。若斷若續。有時出井底。上座能教讀。教之不從怒且跳。蛙兮蛙兮尙古道。近日先生皆好好。其五云。營營營營。蒼蠅之聲。緣頭擡面。微利是爭。蜂鑽紙兮何時破。蠶作繭兮徒自裹。不知世界如此大。

薛濤箋

薛濤箋名傳千古。在成都府。有薛濤井。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泛溢。郡人攜佳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鮮灼可愛。但止得十二紙。遇歲閏則十三紙。此後遂無顏色矣。用以奉貢。歲止獻六紙。餘爲蜀府所留。里中楊星衢薪圃昆季。游蜀歸來。余曾詢之。答云。此或前代有之。今則未聞。後於海上復詢四明張咏。蓼孝廉云。確鑿有其事。張年少時。在鄧嶼筠制軍幕。曾經其地。小憩於井旁。澆箋亭。卽每歲製箋所也。然余終疑校書之文采風流。本傳千古。何必借此井瀾之一勺。始見其春容豔態於歲歲耶。

### 竈鍋飛墜

郡中醫士王心源。於道光乙未十五年元旦。家人炒饊竈上。甫傾入鍋。鍋忽飛騰。躍至屋梁墜下。及地而碎。王駭甚。至元妙觀問卜。卜者云。令郎讀書否。曰諸生。曰今科必中。且聯捷。惟墜地而碎。終非吉徵。王不敢信。至秋。其子希旦果領鄉薦。來年又捷春闈。得榜下知縣。分發湖南。始署湘陰。旋於湘鄉任病卒。六年間。忽榮忽

瘁能無見兆於事先乎。惟卜者決斷頗神。惜當時未究其解之所以然也。

### 殭蠶

咸豐末年。民家多以髮逆之亂。流離莫定。小兒未經種痘。同治紀元四五月間。天花盛行。轉染四方。雖延醫服藥。而死者甚衆。一日余以事至南滙城外。忽值陣雨。泊舟甫定。雷電大作。霹靂屢下。似甚逼近。俄而天氣清朗。見岸上人蜂擁趨前。詢知爲觀雷殛之人。余因舍舟登岸。問觀者何故膺天之怒。始知此人向作藥賈。於時湖州失守。蠶事盡廢。痘瘡不能透發。須倩殭蠶之力。時肆中此味極缺。賈以麪粉和水。捏填於木板印空。作殭蠶形。或長或短。或全或斷。或麤或細。或直或彎。無狀不備。曬乾炒焦。裝箱出售。四方爭購。賺銀幾百兩。而患痘者被殤。已不知凡幾。是日雷火焚去衣髮。口尙能言。跪於道中。親口備述云云。言畢。又一震而斃。觀者如堵。咸以爲其尸酷似殭蠶。焦且曲焉。

### 警

貴妃以假鬢爲飾。命名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爲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爲拋家髻。案祿山。義子也。而囚與拋家。亦皆應識不爽。邇來吳下婦女。髻上飾以綫絡。宛如魚入網中。恐應吳諺云。頭鑽絡網。言其走頭無路也。殊非佳兆。當道急宜禁止。

### 辟尼

劉藥村大槐。海峯先生之弟也。館於某太傅第。課子弟甚嚴。性惡尼。每於市衢間遇之。必歸蒙以紅綾被。臥竟日。以爲厭勝。吾吳有一搢紳先生。於道見尼。輒作唾於路旁。歸則命僕買菜饅首餽之於豕。二公均可噓也。

### 道州藕

何子貞先生紹基。於席間稱說其道州藕。嚼之作蓮花香。氣味異常。余謂當必猶是周茂叔之遺種也。子貞深以爲然。

### 種痘

顧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識而今人識之耶。案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人身五臟經絡。係於背骨。肺第三椎。心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卽命門也。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卽發。徐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毒重者卽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今之種痘一法。不知始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爲苗。吹入鼻孔。爲肺之竅。又督脈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便可無虞。近有西法牛痘。不發寒熱。不必避風。則其法可稱善之。又善者也。第須連種一二年。或毒重者。經過三四五次。庶幾不再出。否則恐或仍犯天花耳。

鬼區二種

天下之至不可窮詰者。莫如鬼。然斷以常理徵之。故實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子



產所云人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靈爽。至於神明，若匹夫匹婦，含冤負屈，而強死者，或憑物以現影響，作光怪，如伯有爲厲，彭生豕立之類，亦時有之。特如繞梁之餘音，返照之餘光，不久澌滅，不能長留，安得竟謂之無鬼哉？是知長存不沒者，聖賢之鬼也；暫現漸滅者，變異之鬼也。時有時無，不可據以爲常者，人心之鬼也。世俗紛紛之說，俱可廢矣。左傳一書，羽翼聖經，而昌黎謂其浮夸，非以言多鬼物，荒唐誣妄而不可信歟。

### 社盟

明季士大夫相集，詩文會課，各立名號，曰某社某社。至崇禎時，有幾社復社。陸文升奏揭張溥等復社一事，以致奉旨察勘，在事之官多被降罰。此風沿至我朝，順治年間，江浙猶然。書刺往還，曰社曰盟。近奉嚴禁，社盟二字，不見於書刺矣。

### 八股

國家以八股文章取士，自明迄今，未變其制。惟康熙三年改用策論，八年以後仍

舊焉。

### 先生饌

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馬云。饌。飲食也。鄭本從魯作餽。云食餘也。或疑先生不宜食人之餽。許周生云。曲禮。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云。食人之餘曰餽。餽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正義云。父得食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子餘。讀此節注疏。知先生亦有食子弟餽之時。鄭注未容輕議耳。

### 遇仙公死節

余九世祖諱暉。字仲暉。明諸生也。世居吳門。當崇禎末紀。寇亂鴟張。遂買舟爲浮宅。與九世祖妣朱孺人并携八世祖。時八世祖尙在襁褓。有義僕夫婦兩人素習操舟。相隨避難於吳淞之南北村落間。一日寄泊甫里。糴得脫粟米數升。煮粥合舟共啜。方啜畢。舟中人俱覺腹中發熱。作痛異常。正在危迫際。有一老嫗挈筐走

向舟邊來乞食。舟上人曰：非不與汝，奈我等爲啜此粥，腹皆疴急耳。老嫗曰：汝等或因中毒所致，盍入市以三文錢易甘草，煮湯飲之，可解也。言訖不見。舉舟駭異。僕遂忍痛登岸，買甘草一包，卽將鍋中殘粥傾出，洗淨後煮甘草湯，各服幾盞，痛皆得釋。遇仙公將殘粥審視，粥中有石一塊，粉紅色，如胡桃大，入水洗之，疑是紅砒。僕卽袖至藥肆辨之，果然。大抵當時人家遇寇，覓死之具，往往預備，偶爾遺於粟中耳。時大清定鼎，薙髮令下，遇仙公慨然死之。朱祖妣亦死之。僕又死之。僕婦見兩主人一夫俱死，自思若再死，深恐小主人難以延存一脈耳，遂購糲殮葬。後八世祖遂家甫里焉。夫中毒得遇仙姬而解，至殉節時僅越旬日間，同一死也。其輕重可勝言哉。蓋士之死爲國，妻之死爲夫，僕之死爲主，忠義節烈之氣，皆可與日月爭光。或謂事之成與否，恐亦人難自主，然心既有主，天必成之。視我祖與我僕，能不爽然哉。僕名得順，其夫婦我家世祀之。



秘本筆記  
珊瑚舌雕談卷二

長洲許起壬瓠著

甫里王韜无晦校

聖祚邁古

歷代帝王御宇五十年者。史不多見。神農之後。帝臨魁在位八十年。帝承六十年。榆罔五十五年。少昊金天氏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高辛氏七十年。堯七十二。年。舜五十年。夏后氏之帝不降。在位五十九年而內禪。又十三歲而崩。桀有國凡五十三載。殷中宗太戊七十五年。高宗武丁五十九年。周昭王平王五十年。穆王五十五年。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穆五十六年。漢武帝五十四年。至我朝聖祖六十一年。高宗六十年。聖祚之恒。爲太戊以後所未有。如偏隅割據。享國屆五十年者。惟夏主李乾順五十二年。諡崇宗。李仁孝五十四年。諡仁宗。外藩惟高麗長壽王漣。立七十九年。若日本所傳。酋長享有至百年者。殊不足信也。

### 姦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間色也。間字向作去聲。然禮注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卽間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間字當以平聲。間姦二字古本通用。

### 龍爪

咸豐十年四月上旬。忽一日午後雷霆大作。風雨交加。勢極可怖。俄得霽焉。聞里之西隅金氏庭木摧折。屋宇幾傾。金余之舊戚也。素知有一室頗屬幽靜。庭中花木位置得宜。有羅漢松一株。植此室前。購地時已有之。喬木也。是日爲風所摧。離地二尺許。如刀斬。鋸截然。俟雨後。命工收拾。見樹巔有一爪。僅三四寸許。灰白色。質柔嫩而濡。形似銀魚蝦肉之類。蠕蠕而動。腥臭異常。室主人取置碗中。余當日往觀得見。咸謂之龍爪焉。余謂如果螭龍之屬。何其眇小。苟非龍屬。而其力何能擢此大木。至脫下一爪於樹。則更令人難解也。

## 不男不女

世有不男五種。曰生、曰慳、曰妒、曰髮、曰半。不女五種。曰螺、曰筋、曰鼓、曰角、曰線。出佛書。然又有是男而不能生子。是女而不能受孕者。且男則居然顯官。或名士。或擅書畫者。女則命婦。或善操家政。事理極爲明晰者。此皆豈非世所謂雞精石女者乎。曩與顧滌菴師明經惺原名錦論及之。余以爲乾男坤女。適得造化之偏。殆卽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以致腎藏不固。血海不成歟。師曰。此皆情理可解。子於陳編豈未見乎。男有孕而生子。女無夫而亦育。更將何以解之。

## 繡鞋詩

詠物詩本不易作。而尤難於閨閣中物。卽能工切。而未必佳。究以入情爲最。如徐乘衡平詠繡鞋詩云。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曬向窗前趁晚晴。亦可謂與題相稱矣。前年清風亭詩社諸同人。亦曾戲作是題。不下數十首。

或失輕佻。或嫌板滯。惟沈慎卿副貢紹烈一首。尙屬蘊藉。似可與舊作相頡頏矣。并錄其詩云。式樣新成菱角偏。弓弓軋惹人憐。拖來六幅湘波底。夢斷三更巫峽巔。掌上低飛登衽席。牆頭高舉蹴鞦韆。一雙卸下看何似。貼地牀前兩瓣蓮。

### 祈嗣神效方

昔有滇南一士無子。其祀呂仙甚虔。一日有道人造門。囑於臥床後柱上。寫三更露結桃花實。二月春生燕子窠。十四字。書時默誦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四語。誦七遍。勿令人知。士子遵行。果舉一雛焉。邵陽魏槃仲貳尹彥。於緒寇時。捧檄至上海。主洋行。洋商某。閩人。無子。魏將此法授之。一日槃仲過我云。居停千金購妾。被妬大婦。來僅五月。且未收納。竟產一子。子將溺矣。君能拯之否。余曰。易耳。須與商晤言之。魏卽拉余至商處。見商滿面羞慚。余詢呂祖祈嗣方試用過否。商曰。已久矣。余曰。然則君何不明之甚也。旣易云无思无爲。不動遂通。安待納而勞君之思之爲。動而始通哉。商乃釋然無疑。實則妾乃嫖毒之流亞耳。



## 雅量

今之善飲者，人必稱之曰雅量。不知雅者，酒器也。一作盃。本諸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有能飲此三器不醉，始曰有雅量。考漢斗衡較諸今世，不過十分之四。伯仲季三雅折算，僅得七升二合。今衡之五六觔，常人酒量，三觔已够。余少壯時，頗喜狂飲，得醉三次，皆十餘觔也。後受先府君命戒，祇許三爵。至今偶遇佳釀，雖三雅亦不敢辭。惜佳釀極不易得，而督郵隨在相逢，令人睡之不暇，猶敢與之較量耶。

## 仙移觴

郡中施上舍，嘗言其族叔某諸生，構一書室，精潔幽靜，顏之曰仙移觴。於同治初年暮春時，忽一夕夢一老翁，鬚髮皤然，舉止閑雅，特來叩假書室，暫爲寄棲。期以三月卽去，并言卽日搬來。幸母遲誤，某醒而異之，然不以爲懷。明日有事出門，至暮歸家，其妻白以日間某親串遣使送來行聘喜餼茶瓶等物，欲挈出示，而室中

遍索不見。某以爲被人竊去而罷。至臥登牀。而衾中似覺有物。啟視之。則送來之物。盡在衾中。遂笑謂其妻曰。汝何戲爲。妻極疑。云未曾爲。睡至夜半。某忽驚呼其妻曰。速起速起。不期做出小孩子事。被褥盡濕矣。妻起料理。覓火燭之。而被褥如故。並無濕處。甚訝復臥。未幾。忽又驚醒。濕冷侵肌。再起燭之。仍無痕跡。某乃恍然曰。爲昨宵夢中事發乎。卽向空拱手曰。敬領教。待日糞除書室。卽扁鑰不許人出入。至三月後。啟戶檢點器皿。而案上多一養餅。餅中挿白蓮花兩朶。餅致頗古。餅几下壓一荔紅雲鳳箋。箋上寫詩兩句。云。此花摘向瑤池裏。不避紅塵贈與君。蓮經數月而謝。瓶與詩至今尙在。咸以爲狐仙焉。

嗜食

南食嗜鹽。北食嗜酸。西食嗜辛。四彝及村落人。食嗜甘。中州及城市人。食嗜淡。五味中惟苦。而嗜者絕少。歷朝嗜味之最奇者。劉邕嗜瘡痂。明僧泐潭嗜糞中芝蔴。宦者秦力強嗜胎衣。駙馬都尉趙輝嗜女人月水。祭酒劉俊嗜蚘。近今大谷霍鳴

## 數學藏金

青浦熊蘇林主事其光嘗與余言某邑有馬叟極精數學。雖隔數十年後事。歷歷洞達。絲毫不爽者。家頗饒於財。而其子不肖。好狹邪遊。櫻菟博奕。無一不喜。叟亦不禁。友或諷其訓斥。叟曰。前定數也。不可強爲。叟至病革時。喚子牀前曰。汝之行爲。尙未能悛。勢必家產蕩盡。不至售屋不止。惟屋可售。而屋之後門一小椽。斷不可售。如售則汝永無好日子矣。其子默無一語。跪於牀前。唯叩首而已。叟又曰。汝之半生所爲。亦數耳。奈此後猶難挽此狂瀾也。須記某年月日某時。切勿出門。小屋中必有一客避雨而來。汝需叩問其活命重振之計。客能語汝。汝猶可爲也。言罷。溘然而逝。是後子果荒蕩如舊。不數年變產售屋。猛省父語。有遺訓小屋不可售。僅留小屋。低窪將傾。隻身栖遲。僅蔽風雨。口食時常不周。惟思父命。客來之日。以冀重振。忽忽屆期矣。忍餓困守小屋。是日天氣晴朗。至卓午。屋漏隙中。猶是日。

光射眼。中心疑慮。父之遺命。此番若爽。填溝壑矣。忽隱隱聞雷聲。俄頃間下雨如注。正電光閃爍。霹靂驚心之際。忽突入一人。襪鞋布襪。口言叨借躲雨片刻。屋中坐器僅存一杌。卽請來人坐定。便倒身下拜不止。磕頭如搗蒜狀。其人急起。驚問曰。何爲若此。於是備述父之臨死遺命云云。且曰。小人之眼。已將望穿矣。至今日貴客果得下降。必有教示。得延殘喘。實屬再造。客乃喟然曰。嗟乎。尊翁之術。精妙極矣。屈指其時。我年尙在成童。已逆知我亦能恂識此學矣。卽指小屋西隅之下。云有黃金百兩。白金百斤。藏在甕中。黃白中又有一木牌。刻某年月日藏。某年月日發。君其發之。自此後君當重振家聲也。勉旃。旃。言畢。陣雨已過。遂辭去焉。卽闔扉試發。一如所言。竟痛改前非。服賈謀利。不三載。大屋贖歸。買妾生子。依然望族焉。余曰。馬叟學固精矣。苟將當時所藏之金。散而爲世之有益事。其子或不至剝極而復。人定勝天。叟能知數。而不能不縛於數之常理也。叟豈非被數愚之哉。蘇翁亦以爲然。

蜨玄

霜豔渠窮鄉也。在甫里之西五六里許。有張姓農。老幼六七口。衣食蠡給之家。一日村中牧豎。見一蜨蝶灰黃色。大如蒲筍。蹠蹠於阡陌之間。豎執竿欲撲。追逐之。蜨飛入村中。泊於張姓板扉之上。豎跡之。來捕。將著手。而倏化爲蟹。遂橫行甚速。逃入室中。入室更捕。將獲。而又化爲狸焉。露齒欲嚙。兇惡可怖。霎時間杳不知其所之矣。不一月。張姓一門相繼而斃。惟一豚養婦最後死。死之前出就鄰醫。故得詳細。惟牧豎竟無恙焉。烏乎。光天化日之下。忽生此怪異。豈非妖魅之得以猖獗。由於陽剛不振歟。時同治十三年秋八月也。

柔些

柔些。查伊璜先生姬人也。色藝並冠當時。後汪蛟門製春風袅娜一曲以贈。毛西河亦有獨有柔些。頗顧影。情人不欲近。闌干之句。若令先生知之。自當依韻酬之。又有兩僮。名雲些。月些。有人乞先生書法繪事。縑素堆積。兩僮悉能記誦。更有一

小婢名娟些。善伺先生之意。後年及笄。適陳犀香秀才。先生之書畫。近已罕有。而其姬人亦能六法。余有一幀。絹本畫絲瓜花幾朶。絡緯孃一隻。雅秀工緻。令人可愛。今尙無恙。惟無款識。僅有柔些篆文一小硃印而已。

### 眼窠骨

西洋有一霸王。蠶食鄰國。戰殺頻仍。嘗攻印度。師次極樂園。園主獻一寶匣。王命啟視。乃一枯骨。怒甚。擲之。園主拾骨而進曰。此物雖賤。實奇寶也。王如不信。請以黃金較兌試之。王從其言。命取天平較兌其骨。骨果偏重。壘以多金。骨故不改。王驚異。問故。園主對曰。此乃貪人之眼窠骨也。骨形雖小。貪欲無厭。故金銀愈多。其骨愈重。遂取土一撮。糝於骨上。骨頓輕減。王大悟。卽罷兵歸。凡人堆金積玉。貪得無厭。歸土之日。亦作如是觀耳。

### 一老歌

同門江弢叔貳尹澁謂余曰。浙江己未科有中式二老。俱在全椒。薛慰農太守時。

兩房中。一王生泰東。年八十三。一周生絨倫。年六十四。闈後謁座師。師作二老歌以紀之。其歌云。人皆種桃李。我獨植松柏。堂上星使各大笑。道我掄才有老癖。周生王生前後來。頭髻鬚髮皆似雪。兩生相見各悚然。周先向王展門闕。王生亦引周生年。謂與次男同歲月。周生秋賦始戊寅。我適懸弧十月節。師未出世弟應舉。何怪孫山屢顛越。王生掀髯發微笑。聞語似怪先生譎。自言降誕更遙遙。屈指乾隆正中葉。藝林傳播各稱快。恩榜最宜擢黃髮。况有文章中試官。二生文主司激賞俱刊入闈墨梨棗煌煌名不滅。人生富貴若草露。五福終推壽第一。先生不受束脩羊。翻要私傳延壽訣。

### 四老詩

弢叔又云。薛慰農曾戲作四老七律四首。頗屬佳妙。爲余背誦一過。今猶畧記數聯。如老娼云。鳳宿雞棲疑隔世。鶯捎蝶戀笑韶年。老優云。草頭富貴經傳舍。花面逢迎倦宦游。老隸云。衙官喜怒隨時覺。幕府關防有徑尋。老卒云。向陽古戍常捫

蝨棄甲荒營獨理髭。

### 宣德鑪

大明宣德鑪。世之爭尙者久矣。以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融而爲一。遂命鑄鑪。凡銅煉六火。則露寶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鋼鐵爲篩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條下者爲鑪。存格上者製他器。此宣鑪之質也。鑪式畧仿宋瓷。其上者曰百摺彝。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鯁耳。曰蚰蜒耳。曰薰冠。曰象鼻。曰石柳足。曰橘囊。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員鼎。下者曰素耳。分檔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鬲。曰雞脚扁。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曰竹節。其款陰印陽文。眞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款者。最爲難得。此宣鑪之式也。宣鑪妙處。無色。熬火久則假色外炫。眞色內融。燦爛善變。嫩如哀梨。入口卽化。凝如魚凍。呵氣卽消。須有此種光景。方爲上乘。又有製時空罅。以赤金衝滿之者。名衝眼。得火則金色盡顯。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火候旣到。卽久不著火。納諸汙泥中。拭而色如故。如



是則爲眞宣鑪。假者雖火養數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燒斑，尙沿永樂鑪舊製。中年用番瀉浸擦，熏洗，易爲茶蠟，亦間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著色更澹矣。色凡九：曰栗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曰渥赭，曰紫泥，曰雅丹，曰赤兔，而藏經紙色爲第一。又有所謂雞皮紋者，覆手起栗，迹如雞皮，而撫之實無有。又有所謂燭淚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爲湧祥雲，在口下爲覆祥雲。又有所謂象物影者，偶爾觸目，光耀中或有樓臺，或有禽鳥飛舞，或有人物等影，卽而審視，泯無一物，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鑪之色也。然此物爲世所珍，頗多贗者。余雅不愛此。憶家傳有大小宣鑪，不下二三十口，豈盡眞而無一贗者。自經赭寇後，盡行散失。於近年先後連得兩口，俱與恒鑪有異。一無耳有足，欸文大明宣德年製。陰印陽文，有雲雷文邊，色所謂栗殼者。燒炭整火，較久他鑪兩三個時刻，一獅耳無足，較大於栗殼。欸文大明宣德五年，監督工部官臣吳邦佐製，得火後有金光，大如錢，小如豆，隱隱顯出。卽所謂藏經紙色者。又疑是

衝眼頗重。見者無不稱悅。余以先府君素有此癖。不期遭亂盡失。至捐館時。猶耿耿於懷。當日無獲以慰爲憾。噫。今雖購得供諸木主前。如留傳於後。不遑問也。而此時在天之靈。其能稍慰乎。

風蘭

弢叔從福建徐穀人制軍幕中歸來。遣人攜一竹筐見贈。啟視之。但覺根葉蒙茸。根則似蘭非蘭。葉甚短勁。僅長一二寸許。有類瓦松。正在審視之際。弢叔來齋云。是風蘭也。產於溫台陰谷中。根懸崖壁。不受土氣者。卽指齋之北檐。令僮倒懸之。并云。忌見太陽。須時時噴水。其花香勝歐蕙多多耳。當時余不敢信。姑試之。每遇風燥之日。命僮解下。水浸半晌。而仍懸之。至春末夏初。果開花甚小。色白。香氣溢於四鄰。後至粵匪犯里。全家避居滬上。倉皇危迫。無暇計及此花。迨恢復後返來。惜已焦萎。零落殆盡。而牆根之下。薺葵荆棘中。蘭茁飜蕃。想以書齋久閉。頗得空谷無人之趣。而此品則不然耳。弢叔伏敬堂詩。有詠風蘭云。終緣出山誤。物性乖

## 鏡聽

鏡聽。每於除夕懷鏡出門。聽人言以下吉凶。始於唐代。唐人有詩曰。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熟。至今吾吳猶好爲此事。元和王曼生孝廉植。心切功名。欲決來科售與否。於是大除夜懷鏡出門。應向西北走。不數武。卽聽人語曰。中是中的。只怕要死。聞之喜懼參半。來年丁卯科。果領鄉薦。入京覆試。一病而卒。然鏡聽時何故云云。蓋路人所言之中。乃種也。以臘時遷種樹木。一人問及。卽答所云。由此觀之。凡事莫不幾之先見者。人特未之試耳。

## 名利輕重

世多名利並稱。不知名須看得極重。利須看得極輕。名重則自知好修。利輕則自能尙義。卽有近名之念。而其中凡陷淫匪彝之事。自不敢爲。王文貞公詩云。非緣

古道多妨俗。自是今人不好名。亦是此意。若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稱字當讀作去聲。與孟子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同義。蓋聖賢祇教人爲己。不教求名也。

### 黑心花

壬戌之春。不時雷雨。一日友人拉飲於鬼子場酒樓。忽雷聲頗厲。樓上窗櫺震動。隔座有一商人言此雷聲殊害蠶豆不實矣。友聞之。卽詢余。蠶豆何以畏雷之故。商側耳竊聽。余尋思良久。乃戲問曰。蠶豆花何色。友曰。外白中黑。余曰。人心若黑。必遭雷殛。然則此花心黑。安得不畏雷乎。座者聞之。俱解頤首肯。

### 題趙子昂畫詩

趙子昂畫竹真蹟。世甚珍之。浙中有人家藏折枝一幅。去丐張白齋題詠。張遂書一絕云。先生畫竹滿人間。畫竹爭如畫節難。狼藉一枝湖水上。與人堪作釣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事者。得子昂苕谿圖一幅。索沈石田題云。錦衣公子玉堂仙。寫出苕谿類閘川。兩岸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齋同出一

意。余在滬上。偶過梅伯姚君寓齋。適值有一洋商。令人持子昂桃源圖一幅。并出朱提數笏爲潤筆。乞題詞。梅伯展軸握管。疾書二十八字云。洞口桃花一色栽。避秦人自早安排。當初若昧此間樂。爭及山中雞犬來。余笑曰。先生之詩。堪與張白齋沈石田並稱絕調。然微嫌太露。似乏蘊藉。梅伯然之。後讀大梅山房集中。竟無此詩。殆以余言而刪之歟。

### 鼻衄方

干瓣石榴花燒灰存性。以酒調之。塞鼻中。其血立止。屢試屢驗。如倉卒間鼻衄不止。有一法百發百中。用福眞酒三四觔。如無陳。煮酒亦可。燉溫傾盆中。以兩足浸於酒內。其血頓時可止。

### 木龍

鼓山靈源菴後。有石刻楷書二十字。云宋淳祐木龍春仲望後一日。待鶴山韓準登劣崩峯。曾於郡中見墨搨一紙。筆力遒勁。案木龍二字甚新。後詢顧滌齋師云。

馮卽甲辰歲也。

### 清和月

門人謝繼康。每四月見人寫清和二字。輒爲不然。想必泥於沈歸愚之說詩碎語所云矣。余因略舉前人之句。摘示以釋其固。如何遜詩云。麥氣始清和。謝朓詩云。麥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實清和。江總詩云。清和孟夏肇。庾信謝趙王新詩啟云。首夏清和。白居易詩云。孟夏清和月。卽此幾人。未始不以四月爲清和也。

### 舍利子

釋氏寶藏舍利子於玻璃匣中。每有檀越欲觀。必先佈施。始肯請出示人窺看。則其色不一定。隨人吉凶而具。滌盥師之婁東姬人。初次見得紅黃色。僧人稱賀云。府上將有喜事。是年別院少姬。果育一雛。越四五載。又以進香求見。而變成黑色。甚晦。歸不三月。一病而卒。諸生張景度。吳門才士也。性極孤高。脾睨一世。亦因一日見舍利子黑白色。僧云。恐不利於秀才也。遂祝髮棄儒爲僧。名曰祖觀。號曰覺。

阿口不誦經懺。依然賦詩書畫。畫寫墨梅。書法倪迂。紳宦樂與之游。後因避囂。築淨室於西山。名曰五百梅花寺。余曾造訪。適吟就秋日漫興七律一首。卽以示余。其詩云。烏柏經霜照眼明。缸升雲起雨初晴。棲鴉翻樹夕陽動。寒鷺下田秋水清。瓦鉢烹蔬禪悅味。茅簷礪穀太平聲。隔籬聽得鄰翁語。海上和戎正罷兵。後與友人鄧尉探梅。便道再訪。將摺筴一柄。丐其法書。遂對客揮毫。錄其近作七絕一首。云。蒔花聊破睡工夫。七尺烏鋤手自扶。不會著棋會擔糞。差強一事勝林逋。余曰。上人自具到彥之本領。何必逃入方外。莫非和戎偃武。聖朝無復事乎。覺阿笑而不答。余乃喟然曰。如上市人之學問。當初猶爲舍利子所愚弄。然遁於空門者。絕等天分人居多。噫。

### 考僧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藝。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藝。明以入股取士。貽害已

不淺矣。而於釋子亦欲以時文錮其志。則在上者。先自愚極矣。然今之禪門僧。鬻舌高聲。經文無一語可聽者。其實則一字不識。隨衆附和。比比皆然。儻有司奏請將僧一一考校之。如遇目無丁字者。勒令還俗。豈不爽快哉。

### 小畫眉

昔京師有善作口技者。能爲百禽之語。其效畫眉尤酷似。故人皆以畫眉楊呼之。其徒姓郎。有青出於藍之譽。人名之曰小畫眉。余嘗避寇於如皋。一再見之。其作鸚鵡呼茶聲。宛如嬌女窺窗。年少聞之。莫不心宕神移。魂飛魄越。又作鸞鳳音。翱翔天際。戛戛和鳴。令人心氣和平。至於午夜寒雞。荒郊喔喔。恍覺旅征早起。無限淒涼。如孤牀蟋蟀。籬落秋蟲。癩婦驚心。愁人助歎。一日忽作子規聲。幽怨難名。迴腸欲裂。在座潘筠坡孝廉緯。徐子清太守涇生。俱觸鄉思。因之墮淚。不能終聽。亦可知其伎之神矣。

### 佳麗井



佳麗井有三。一在白州。一在容州。一在吾郡。綠珠產於白州。姓梁。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珍珠三斛致之。善吹笛。傳其弟子宋偉。後入宋明帝宮。梁氏爲白州望族。立祠。春秋祭之。笛譜猶存。井在雙角山下。有七孔。汲此井者。誕必佳麗。自有綠珠。遂名爲綠珠井。死後。土人以巨石塞其一孔。女雖佳麗。必損一竅焉。容州則有垣妃井。在雲凌里。妃姓楊。名玉奴。別字玉環。號太真。母葉氏。常汲此井之水。甘冽而有香氣。飲之。美姿容。下多香草。遂懷孕。十三月而生。妃都督步署楊康。求爲己女。後楊元琰爲長史。以勢求之。携至京師。選入壽邸焉。時年十四。明皇召見。入宮。吐賜西王母服色。少陵詩云。西望瑤池降王母。殆以此譏歟。吾郡一井。則在甫里。西七八里。青邱浦村中。元季鑿成此井。井旁居民。左高右祁。兩姓無日不飲此水。高生一丈夫子。卽季迪。入翰苑。祁生一女。美麗無比。年十一歲。選入宮中。於是村人亦名之曰佳麗。後青邱先生被害。村人移恨此井。以石填塞。而祁女亦遂病而死。此事余嘗聞之耆老。惜乎邑乘未載。想必歷年未久。名難遠布。抑以僻處。

隅。未得文人隻字以流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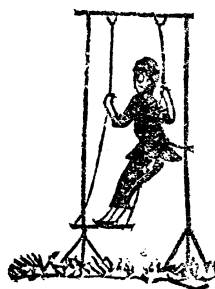
### 豢虹

春申浦東筇谿趙子春明經昌榮。嘗言少時於夏月雷雨後。浦岸間見一物。似蚪。身扁而長。色間青紅。灼爍有光。頭有兩小角。伸縮如蝸。愛而掬之。歸置金魚盎中。其物平伏不動。舊蓄金魚十數頭。皆浮傍四邊。似畏而不敢近。數日天復雷雨。盎面滂然若雲。有霧騰起。少頃雨住。忽霹靂一聲。見青紅光一條。自盎中陡出。直上雲際。而東南方霽處。現一虹。其長亘天。青紅交煥。始悟其物爲虹也。余避寇主其家。見金魚盎尙在庭中焉。

### 生壙詩

九世祖遇仙公。當崇禎之末。盜寇四起。郡中時聞風鶴之警。於是遂買舟爲浮宅。往來吳淞江上。又卜置一地。預營生壙。在甫里之南五六里許村。名菰葭田。後八世七世祖皆祔於昭穆焉。寒族春秋。今仍輪當祭掃。相傳遇仙公夫婦死節。賴僕

婦合葬之。後不數月。墳之旁挺生一梓樹。欣欣然長大矣。葉皆白色。狀如牛尾。有識者曰。此名旄頭也。坐是遠近村氓。咸謂爲許旄墳。至今人猶稱之。墳前一帶田畝。至高祖重值購之。欲築丙舍。以鄰村惑風水之說不果焉。此田今尙列祭埽產中。余髫齡時。先大父暇輒呼起至膝前云。遇仙公有生壙詩兩首。小子識之毋忘。家乘中未曾載入。他日汝能筆之傳後否。勉旃。起謹敬不敢忘一字也。詩曰。敢說生來不遇辰。聖朝本是太平人。自憐筋骨堅逾鐵。一著青衫肯染塵。其二曰。雪後鳥子八哀雪寺風白更羽爭。安非七尺藏塗塊。報答君王不盡恩。



筆記 珊瑚舌雕談卷三

長洲許起壬瓠著

甫里王韜遜叟校

聖襟開豁

史家編年。皆以南朝爲主。北朝附見。然於北朝太略。其人功業文章。負一世賢豪之名者。湮沒不少。雖本史具在。寒峻購書不易。知者幾人。總由華夷之見。時在胸中。筆下遂多不恕。昔純皇帝見前明書版。剗去胡貊等字。諭廷臣禁止曰。天之生人。賢愚不分畛域。惟有德可主天下。如嫡子不堪承位。則以支庶之賢者入繼正統。中國天之嫡子。外夷天之庶子。我朝有德。當爲天下主。本奮跡於東胡。而又何諱哉。大哉聖人之言。豈固陋下士所能測耶。較諸明太祖相去有霄壤之懸。太祖凡見廷臣所進章奏及詩賦。有犯光釋和尚四字者。輕則譴謫。甚至誅戮。以其龍潛時曾在皇覺寺爲僧。故疑爲譏訕焉。

姑嫂餅

平湖時香圃大令元烈去二尹任後寄來小餅若干封并他物以贈他日晤詢此餅始知爲姑嫂餅乃平湖名品也餅如碁每封六枚裹以紫羅紋箋任携遠行經久不壞相傳姑嫂二人同志守節製此餅以餬口遂以得名旋見吳菟牀有詩云藉甚公羊賣餅家弄珠樓下翠簾遮金刀剪勝宜桃葉玉乳搓酥映棗花畫稿幾翻邱嫂樣紅綾一抹小姑霞劉郎座上如相問漫說吳均鬢有華措詞極韻致惜乎兩人之名節此詩全未道及耳

水麝

天寶初虞人獲水麝詔養之臍中下水瀝滴於斗以水灑衣衣至敗香不歇香氣數倍於肉麝余寓海上有泰西士麥文鍾時來間話殊屬風雅一日出一頗黎小餅贈余曰此乃賽愛哩卽麝臍水也拭衣巾香久不滅當時卽於秋羅夾襖襟袖間試之果然氣溢戶外明日有一惡客來訝問何香旋被竊去甚可惜也羅襖今

敵不能穿。而香尙未息。與近來香水氣迥不同。但不解唐代時中國能產。而今獨有於外洋。是何故哉。

### 龍涎香

泰西麥文鍾又云。諸香中惟龍涎最貴。出大食國西海之中。上有雲氣罩覆。則知有龍睡其下。土人更相守視。或半載。或一二載。見雲氣散。則龍已去。往取必得龍涎。或五六七兩。多至十餘兩。衆共分之。以龍有時蟠臥洋中大石而睡。必吐涎沫。飄浮水面。爲太陽所燦。凝結而堅。形如浮石而輕。理膩光澤。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香煙。縷縷不散。蓋龍能興雲。亦蜃氣樓臺之類也。余嘗考香譜。案龍涎香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究未詳其細。

### 孫小虎墓博

余於辛酉歲客滬上。一日有客持一博來。云可中硯材。欲易十金。據在海昌州治二十五里。有覺皇寺。寺後有墩。相傳爲吳大帝第三女葬處。近有樵夫於荒榛斷

垣中得此一枚。如古泉。左右作又兼字。案篆文五作又鳳作彘。兼卽彘之省文。孫亮改元五鳳。則此墩所葬者。蓋小虎也。攷陳壽三國志。權步夫人生三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注引吳曆云。纂先尙權中女。早死。故以小虎爲繼室。小虎之葬。當在五鳳年間。州人相傳之語。洵不誣也。遂如其價購之。待覓良工琢硯。先徵同人賦詩若干首。彙裝一帙。孰知硯工未遇。而博輿詩一日被人竊去。無跡可追。徒增惋惜。詩中惟王廣文尙記其一聯。有馬鬣早平香尙瘞。鳳形雖駁字堪描之句。今廣文頗似五鳳博。亦杳不知其所之矣。韜附注時余方客粵戊辰己巳往遊歐洲

### 傍妻

傍妻見隋書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注。妾也。余曰。世之漁色者。未必多妾。妾而淫。淫之孽猶可量。而漁則不可量矣。

### 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壻馬氏。如今俗贅壻。被妻家逐遣耳。又案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不難收。婦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史詩注。鷓冠子注。今傳奇家以覆水爲朱買臣事。非也。

### 農監黃服

崑山石浦之東北鄉名天福菴。有王某者。力田守分。克復省垣後。蓄有數千金。畏人凌侮。情人捐資納監。依然擔糞務農。苟遇親戚窘迫。稍能周濟。光緒六年秋病死。親串甲乙二人代爲治喪。二人俱係鄉愚無知輩。平日受其小惠。欲於喪具中報答之。棺槨外二人相商。以爲逝者異於常人。必得服色稍變。庶不與守錢虜一樣面目。甲云。黃衣用皇恩欽賜補服。乙云否否。不然。黃套子是老人所著。一則年未花甲。二則身有監生之職。斷不可用。我欲於袍套外加用一口鐘一領。何如。甲

大喜。以爲極是。惟用何色。須先斟酌詳明。始議大紅。以爲俗豔。紫色又嫌色不鮮明。莫如黃緞爲宜。竟毅然用之。蓋棺時。閭村噴噴解裝。所惜適值雷雨大作。送殮者辱於泥塗。殯於田間。其婦朝夕往哭。不旬日。妻得瘋疾。每一呼號。棺中死者若磨之。於是妻以爲返生矣。屢欲啟棺。邀集親友往聽。婦呼輒磨。竟喚匠將棺口嵌勝木挖出。婦卽手揮蓋落。屍隨起立。腐爛之氣。臭不可當。親友四面竄避。遙見婦將屍身黃緞一口鐘襖下。兩手分裂。頃刻粉碎。屍仍倒下。婦亦仆地。親友重殮其屍。救醒瘋婦。瘋竟霍然。問之恍若夢中。甲乙同患大病幾殆。吾友戴馥亭茂才文炯。目擊其事。爲余言之。余謂陸務觀所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殮時殆天欲雷殛其屍。安知非以其平日周急濟貧而得免之乎。況黃服本非死者心也。然世之生而偷竊名器者。不知凡幾。彼蒼者竟置諸不問。獨斤斤一黃服於農監。何其重服輕器。重死輕生耶。

寒具

才量多與身長寸不謂其長爲何物後讀劉夢得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扁佳人纏臂金。以此詩觀之。當卽今之餛子也。

### 鶴

鶴之元裳。不生於尾。而在兩翼間。性知音樂。當日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飾翼而舞。非今世馴養之鶴。聞歌曲拊掌而舞者。習之也。鶴之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也。爲人所豢。其能久乎。

### 蝟

虎稱山君。爲百獸之雄。而見畏於蝟。能跳入耳中也。蝟則見制於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啄。細思之不獨禽獸中異類之有制。卽自古英豪。受制於婦寺之手者。亦不少。蓋人有偏嗜。卽有所制。聲色貨利。何異於虎之食人。啖羊。蝟之偷竊瓜果。人特不悟耳。嗜之愈深。制之愈毒。蓋以南山豹爲鑒。雖然。誰能無嗜乎。

### 白揩書畫

昔有一富商。白下人。跛一足。猶識文字。喜弄筆墨。而性甚吝嗇。每丐人書畫。從未贈潤。一日購一便面。倩同鄉人繪峽蝶四五。綴以落花芳草。大有栩栩欲活之狀。惜畫師艱於題詠。僅署款識而已。雅慕一老名士詩書兩絕。而又知其素受潤筆。因轉託其親狎人強索題句。此老援筆輒書一律。寫作俱佳。商意得甚。每逢賓朋高會。必以此箋出入懷袖間。後爲其鄉先輩徐孝廉所見。驟然一笑。作吳語問曰。書畫又是白揩來的。白揩無潤筆也。吳諺。商曰然。徐乃囑其此後可不必用。余適在座。急借觀之。題詞中有花底翩翩忙有致。風前搖颺弱無依之句。真可爲跛者寫照。近見一豪家子。手握書畫筴。書中譏刺語頗多隱約。而畫則殊屬顯露。一繪大紅牡丹。豔麗可愛。旁皴一石。狀甚醜怪。絕無峭厲形。上題云。眼前稱富貴。茵溷卻難知。此石休輕視。相逢抱璞時。明日又見其一筴。係設色山水。有一牧手牽一犢。徘徊於垂柳之下。題云。嗟余筆墨勞形役。那及村童得意閒。又明日又更一筴。則詩與畫

堪稱惡謔矣。乍展之間。但覺爲重陽載菊圖。細觀之。則一葉扁舟中。危坐一少年。無數黃花園繞左右。船尾一老用力強櫂。有遠向城堞楓林間去之勢。筆致頗饒蒼古雅淡之趣。上題一絕云。不是米家書畫船。卻煩田老載江邊。時人共識東籬采。喫盡風霜讓少年。余初不解其何意。後遇繪此圖者詢之。始知譏其爲喫糞少年耳。後悉此三箋。皆屬白措來的。惜當時無徐孝廉爲之點悟耳。

### 小人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朱也。余嘗以爲妄。邇來有一故友。從英國遨遊三載而歸。備述海外奇怪。遂談及小人國事。友卻見之於國王宮中。以爲玩物。長僅中國尺一寸三分許。男女老幼共七口。面貌白皙。頗極佳麗。手足一如中產。並無羽翼之異。養於玻璃罩中。几榻枕衾。居然畢備。眠食如常。惟語聲甚細難辨。見客則必拜跪。詢起居。國王曰。曾於荒島得之。凡數十輩。皆以餓死。死贖二老。其五口皆來此生育者耳。問今飲

食日。今則不拘。且所食微甚。問何爲作此乞憐態。王笑曰。始亦不知。今此知老向在國中作一微員。無怪其故態。輒萌也。由是言之。則勒畢國猶可謂長人也。究不識友人所言河漢否也。

一一喬

赤壁之戰。在建安十三年。銅雀臺之築。在十四年。孫策周瑜分納二喬。則在建安三年。相距十二年。二喬已在色衰愛弛之列。杜牧之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句。有客以此譏其未及深攷。余曰。客亦高叟之爲詩也。樊川此詩。妙在不過語涉風趣。命意斬新。何暇考据耶。

蚬笛

吾里曹廣良榕。新陽老諸生也。學博才高。睨傲一世。冬日常戴氈冠。綴以狐尾。行入市廛。旁若無人。平生所著經解古文等作。身後盡行散佚。僅存恂愚臆稿古今體詩。五六十首。吳江徐山民待詔達源爲之序。余記其蚬笛一題。有愁絕一坏黃

土夢吹開四月綠陰天之句。

### 布醬

昔有一醫業不精而工於趨競。名噪市廛。某士子誤慕虛聲。延其視脈。至則諂媚殊甚。所立之方。藥不符案。案中虛字多反用。士鄙惡之。奪其方。援筆書二字於紙尾。拂袖竟入。醫久俟不出。將方後二字默記而歸。遍問諸交好輩。問何字。曰布醬。咸不省。內有黠者曰。楷書耶。行書耶。曰草字。黠者譁然曰。我知之矣。衆詢之。曰市醫耳。於是人皆稱爲布醬先生。余案周禮漿人掌六飲。其五爲醫。醫當讀倚。鄭注以爲梅漿。想卽今之梅醬也。蓋當時布醬猶有醫氣。今則惡俗之習。更甚於昔。設使某士子遇之。恐亦墮其術中。在城者。午後乘轎出門。東西南北。穿街過巷。至日晡始到病家。在鄉者。兩櫂快船。泊入蘆葦中。或橫吸鴉片。或臥看盲詞。待到深更。方入村坊。以爲一則門上丐診之多。二來已從某處來。還將某處去。日不暇給。忙至萬分。吳人所謂做閩是也。然始則做閩。旣則真閩。若叩其學。則兩眼茫然。凡遇

寒熱不辨何經。概以柴胡爲發散。欬則無論有邪無邪。惟投以麥冬玉竹貝母桔梗而已。更有刺脅一證。輒用旋覆花。傷人多矣。諸如此類。難以枚舉。藥則以括爲枯。以藥爲槩之類。以譌傳譌。皇然教導爲師。於戲。人家以子弟讀書不成。商賈無資。忽思將醫之一道。作騙食賺錢計。遂送於布醬處。二三年間。將殺人惡習。盡行學成。醫藥一道。竟成孽海矣。獨不思諺云。醫有刳股心。是言爲醫者之心。無不欲病者之速愈。而有無本領。豈不自知。況所學不過逢迎貢諛。招搖撞騙。視人性命。直如草菅。君子曰。此等庸醫。似乎應劫而生。殺人不須操刃。竟若天縱之耶。抑亦天必報之耶。

### 嫁娶異事

嫁娶。人倫中常事也。如王半山憐媳。未寡嫁人。曹孟德愛兒。死後娶婦。豈非人倫之異事哉。然今有未婚守節。于歸夫家者。正不關翁之愛兒也。窮鄉陋俗。逼媳醮人者有之。如未寡嫁人。出於厥夫者則有之。田間名之曰黑包頭。蓋卽有夫之婦。



也。此事大千例禁，斷未有出於翁之手者。況如半山之翁，朱子所稱爲文章道德者哉。

### 三脚貓

西川城都府葉雲騰太守，署中蓄一三脚貓。前一脚生於項腹之間，居中，後兩脚如常，而略高於前一脚，奔躍輕捷，迴勝四脚。毛采潤澤，冬則臥人牀褥間，覺溫比狐貉，而不喜食腥。署蓄此貓，附近里許鼠輩絕迹。云是簡州所產，薪圃入蜀就婚時，於署目覩，余以爲物之異於尋常者，皆得天之奇氣，形或不能掩其性，故少一脚，聊以示人迴別於庸衆之狸奴。其卻腥辟鼠宜矣，而獨怪人之形骸稍異者，姦猾居多，何人而不如貓乎。

### 月上

月上，厲樊榭先生姬也。烏程朱氏女，先生悼亡姬序云：姬人鍼管之外，喜近筆硯，從予授唐人絕句二百餘篇，背誦皆上口，頗識其意。每當幽憂無俚，命姬人緩聲

尋諷未嘗不如吹竹彈絲之悅耳也。年二十四而卒。余向藏月上所繪紅梅一幅。上有題句云。一枝紅綻傍牆陰。疑是絳衣仙子臨。莫說桃花偏命薄。多緣霜雪未能禁。寄托遙深。近今罕遇。墓在浙之西谿兼葭里。聞昔年蔣蔣邨輩修葺之。不知今尙無恙否也。

### 飲酒不醉

凡飲時以清水頻頻漱口。一斗量可以倍之。二斗不亂。或曰酒毒自齒入也。又飲至沈醉如泥。灌以糞清。立醒。曩有一佃邱姓。年已花甲。家在漑河村。每冬完租。來必索酒不休。忽醉忽醒。至饜馨矣。始不復醒。其子乃扶醉而歸。後悉此佃每密遣其兒子輩預備糞清一餅。醉卽灌之醒。得以再飲。飲至饜馨始止。余髫髻時所親見。余謂惟酒無量。而遇酒不醉不休者固多。但不解此佃既醉矣。何必強爲灌醒。既醒何必再飲。而再醉。有善醉者曰否。君真不知醉也。苟醉而不醒。安知其醉。醉而醒。醒而醉。醉欲其醒。猶醒欲其醉耳。醉不知醒。醒能知醉。醉必求醒。醒而始知。

醒之不如醉也。君真不知醉者也。余曰：某誠不知醉也。然生平三經沈醉，僅知醉之苦。遂立戒之。後遇佳釀，誓以三爵。否則涓滴不入。是知飲而不知醉之樂也。願受醉者之誚。

### 蕉上吟

道光末年中秋節，余以事入郡。晤君繡章，丈光黻。相訂偕游石湖玩月。於是雇一扁舟，沽一壺酒，并買蓮子、芡藕、蘋婆果等，置一筐中。兩人相與對酌，閒話間已至湖心矣。忽見上流浮下一葉芭蕉，波光與月光相耀射目，宛如碧玉一片。亟命舟子返櫂撈取，鋪於艙中。見葉上有臙脂粉字跡，遂與章丈於月光中審視，莫能辨。覓燭觀之，蓋女郎詩也。書法頗屬娟秀工雅。其詩云：裁就秋羅七尺箋，調脂殺粉倩誰憐。有人解識相思苦，清夢何妨共綠天。下有歎署惱繁紅，內史題於翡翠妝臺之側。把玩之下，殊惜不能裝潢什襲，任其萎癯而已。

### 鬼族居腹爲宅

憶每東村紀事云。青浦令蘇某居金家橋宅鄰古墓。鋤去之。築室其上。落成之日。集親友讌會。覺腹中脹悶。忽聞人聲。或大或小。如數十人聚語者。某大駭。問之旁人。不聞也。徐聽之。聲益衆。謂我輩宅已壞。苦無居。居若腹中耳。遂聞其家長指揮家人。安頓甚悉。復聞衆請命於家長曰。我曹出入。由前門。抑後門耶。家長曰。晝則前。夜則後。前謂口。後謂餘竅也。已而有一人出口。忽自張。其由後也。亦然。少頃聞腹中曰。某歸矣。夜或爲男女事。不異人間。晝夜喧聒之至。一日覺鬼多出。遂閉口不言。亦不食。鬼不得入。則爭嚙其耳。痛徹心骨。不得已張口延之。俄聞腹中大笑曰。主人耳有奇味。不可不嘗也。坐是神形益槁。家亦日貧。或教之誦佛號。亦誦佛相應。莫可如何。如是四年。僅存皮骨。居亦別售。鬼因曰。汝困矣。吾輩將謀他往。然須一醉始去。某大喜。急具酒食。祭畢。遂寂然。病良已。數年後方死。問土人無不知者。余偶言及此事。人無不疑其妄誕。然天下事未嘗無偶也。昔避寇居春申浦東。時有一天水氏老翁。常言其曾王父曾於宅旁築室。拓土挑基。掘去枯骨。是夜家

中老幼。盡皆腹痛。其中叫號之音。宛如鬼嘯。懼而待旦。立將骸骨重瘞。原處虔禱。許春秋奉祀。遂各無恙。此與蘇令一節始卻相似。意蘇平日作事。必多悖理。故觸犯鬼域。鬼得肆其毒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世之人誰可執無鬼之論耶。

### 山和尚水秀才

余一日以事至鄉。有一老學究來見。足恭叩請山和尚、水秀才出處。余記得楊用修鷓鴣天云、彈聲林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之句。應之。又問究屬何物。媿不能答。後見徐虹亭詞苑叢談。山和尚。卽山鵲禽名也。又滇中有蟲曰水秀才。

### 阿字

世俗稱呼小字上每加阿字。其來舊矣。如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漢穀飢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曹操稱阿瞞。王戎稱阿戎。謝惠連稱阿連。王敦稱阿黑。韓退之詩。有阿買不識字。此阿字當作發語詞。在下平聲歌韻中。並無仄音。

### 兩僕絕筆

盧召弓學士有僕趙姓者能詩。日在抱經堂手持書本不輟。學士字之曰宥生。言其宥己之耽書。且析其姓之半也。一日有疾。自料不起。作病馬詩云。不戀三升棧。豆待施一箇。敝帷十載受恩空。負千金買骨有誰。此詩洵堪傳誦焉。余亦有一僕。年踰四十。蠢愚冥頑。市井中目之曰瓦人。言其蠢也。余察其性雖蠢。而事人猶爲忠直。卻有一種癡態。頗屬古致。因戲贈其號曰銅雀。後親朋無不知此號而呼之。侍余夜分吟詠有年矣。每烹茶煮點之餘。請余口授唐宋元明七絕二三十首。皆能背誦。字仍不識。而差解平仄。偶爾口占一二聯。亦不至決裂不通。逮病劇時。自賦銅雀一絕。情人錄出呈余。以永訣云。夢斷繁華歷劫灰。敢誇當日列高臺。承恩幾載勞磨琢。痛返漳江不復來。余殊憫惜。卽厚給而歸。較諸宥生尤爲難得。宥生知書。而銅雀目無丁字。亦能成詠。真天籟也。然余深媿學識謏陋。不暇教導。苟遇主如抱經先生。當不止如是耳。

韓文公贈崔立之評事詩。錢帛縱空衣可準。朱竹垞評云。準字新。按任彥昇奏彈劉整文云。突進房中取車帷準米去。則六朝已用之矣。

### 破瓜

談苑載呂洞賓謁張洎。贈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洎後以六十四歲卒。破瓜者。二八年也。如樂府碧玉破瓜時。則十六也。而此之二八。乃八八算也。然老少男女。皆可以稱破瓜。亦奇矣。

### 兩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爲右將軍。蓋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又一王莽也。

### 咬舌語

人之形體聲氣。苟一脉純傳。雖隔八九世。莫不有一二相似。且有酷肖上祖之狀貌者。如唐之蕭穎士是也。至於疵病。則尤易似耳。卽如前明諸君。語皆咬舌不可

了。神宗尤甚。凡大臣奏事。必一人侍。神宗言訖。乃爲代宣。惟老女官魚氏林氏等四人。能通其言。大臣必俟神宗笑。知語言已畢。始敢退。在位四十八年。習以爲常。特不知當日太祖曾有是病耶。

### 野馬

凡人文字中運典。無論生僻與習熟。苟一人誤用。則必有從而和之者矣。如野馬二字。韓偓詩安貧云。窓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又劉師道詩歎世云。野馬飛窓日。醯雞舞甕天。所用野馬字。皆不當也。案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息相吹也。野馬乃澤中之氣耳。今二詩皆以野馬爲游塵。誤矣。

### 五音

五音各各不同。宮如牛鳴。商如離羣羊角。如雉登木。徵如負豕覺而駭。羽如馬鳴。野配與五行五方甚符。



## 後身

風俗通載東方朔爲太白星精化身。在黃帝時爲風后。在周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又世傳杜預爲蛇精。郭璞爲鼉精。唐肅宗爲僂耳龍精。安祿山爲豬龍精化身。梁昭明太子爲鼓樂山道人後身。宣帝蕭詧爲許詢後身。唐韋臯爲諸葛亮後身。宋徽宗爲李重光後身。高宗爲錢鏐後身。粘沒喝爲宋太祖後身。田祐恭爲伏波後身。劉沆爲牛僧孺後身。魏了翁爲陳了翁後身。王曾爲曾子後身。陸務觀爲秦少游後身。智威法師爲徐陵後身。潘佑爲顏延之後身。郭祥正爲李太白後身。王十朋爲臧伯威後身。趙鼎爲李德裕後身。馮琦爲韓琦後身。韓文爲文彥博後身。張輔徐鵬均爲岳忠武後身。糜師旦爲歐陽修後身。張方平爲瑯琊寺僧後身。馮京爲五臺山僧後身。房瑄爲智永後身。婁師德爲遠法師後身。蘇子瞻爲五祖戒後身。陳堯佐爲南菴和尚後身。徐禧爲許真君後身。楊文公億爲仙鶴化身。陳秀公升之爲靈蛇化身。真西山爲草菴和尚後身。尤侍郎著爲六指禪師後身。張天覺

爲李長老後身。元朱澤民爲陸續後身。明王守仁爲妙覺菴主後身。姚廣孝爲劉秉忠後身。戚繼光爲猴仙化身。張瑞圖爲水星化身。王礎塵爲王鳳洲後身。陶苦子爲灑泉僧後身。我朝靖逆侯張勇爲夏侯惇後身。靖海侯施琅爲豹精化身。侍讀王延年爲習鑿齒後身。岳威信公鍾琪爲韋陀化身。大學士劉權之。或傳爲鍾離雲房化身。大理寺卿萬公貢珍。或傳爲陸孝廉後身。金聖歎爲武則天後身。徐崑爲蒲留仙後身。然此之類。亦有可疑者。如南唐書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馬燧裔孫。母方娠。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馬書亦然。似卽燧後身也。然仁裕一生碌碌無奇節。又如唐時御史劉軻。明時鄒縣章鸞。均夢孟子而生。皆無可紀。恐傳聞之謬也。乾隆庚子三鼎甲。汪如洋江德量程昌期。皆丁酉拔貢同年。俱係峨嵋僧後身。紀文達相傳爲鱗仙女子化身。阮文達爲巨黿神後身。德清蔡太史之定。爲杭州沿橋茹素老嫗後身。莆田令尹朱進士景英。爲黃莘田亡兒後身。桐鄉劉孟塗。爲宋處士劉開後身。邇來曾文正公。皆云是蟒仙後身。不知何所據。

而云然。惟吾師顧滌盦明經的係溫飛卿後身。當日太夫人分婉之夕。夢溫投懷而寤。遂生焉。先師學博才瞻。而功名檉磴。不能顯達。其敏捷所好。一如庭筠。何千載後輪迴。而才遇依然如故。眞令人難以意解。余則少小時頻夢至一寺。禪房花木。經案幡幢。一如素習之者。每夢明日必病。至弱冠歲。猶八九次夢見。壯則漸稀焉。戊午年游靈隱寺。至一室。恍符夢境。於是叩問長老。是房曾歷幾僧否。長老異此問。余以實告。長老笑曰。君莫非詩僧曰圭者耶。曰圭性孤癖。喜吟詠。不理經懺。寺僧無一與之善者。曾於道光八年九月既望。無疾而逝。時年七十八歲。於茲三十有一年矣。曰。既喜吟詠。著作何在。長老曰。卽爲此數卷詩耳。圓寂之前。有遊人闖入其室竊去。所作約有千篇。遂以爲此生與世無緣也。君猶記之否耶。聞長老之言。宛如夢覺。因又號曰无玷。歸於承歡膝下時。緬述之家慈前。始悉余懸弧時。家慈先一夕夢一老瞿曇。云從靈隱託生而來。遂驚寤而余生焉。今老母年將八秩。健猶能績。向之秘而不言。恐不利於今生也。然則余何人也。旣非富貴功名。又

無文章道德亦不能大有利於世。顧此輪轉殊屬贅疣。惟半生來積詩亦得千篇。敝帚之珍。行將禍棗。當不爲人攫去矣。苟以詩緣了案而來。甚可笑也。有客聞之。曰。子無慮焉。世之人無不爲了緣而來。只恐無緣可了。僅不過了飯緣。自可笑也。然則了飯緣輩。猶愈於種冤緣孽緣惡緣者之多多耳。

秘本  
筆記  
珊瑚舌雕談卷四

長洲許起壬瓠著

甫里王韜遜叟校

天顏咫尺

世宗憲皇帝初踐位。時有深蓄逆謀。傾危社稷。輩故設緹騎。邏察之人。四出偵伺。凡閭閻細故。無不上達。有引見人買新冠者。路逢人問之。告其故。明日入朝。免冠謝恩。上笑曰。慎勿污汝新冠也。王殿撰雲錦。於元旦同戚友爲葉子戲。忽失一葉。次日趨朝。上問夜間何以爲歡。王實對。上笑曰。不欺暗室。眞狀元郎。因袖中出葉示之。卽王夜間所失葉。王制府士俊出都。張文和公薦一健僕。供役甚謹。王將陞見。其僕預辭。王問何故。僕曰。汝數年無大咎。吾亦入京面聖。以爲汝先容地。始知爲侍衛某。上遣以偵王劣蹟也。故當時人臣皆懷畏懼。罔敢肆意者。

無根石

天地間萬物皆不能虛空而立。或有因風因氣。升舉空中。亦不過一時之飄泊。斷不能兀然凝定。千古不移。懸天無繫。卓地仍離者。而竟有一巨石。在廈門南普陀寺後。石之下貼地處。懸空一二寸許。以繩或長竹枝就地掠過。中無所碍。雖竭人力搖撼。亦不能稍動。此理之不可解者。

### 催生符

于山九仙觀道士所授。凡婦人臨蓐。以黃紙調硃砂。用淨筆寫一車字在中。四周環寫馬字須遍。且須端寫。大小不拘。燒灰和水令飲之。雖難產亦立娩。凡馬字成單者。所娩必男。成雙者必女。寫不能自主。或有意在單。寫竟不周。不能減去。有意在雙。寫竟已周。不能增入。此亦理之難解者。

### 食淡詩清

嘉善閨秀朱聽秋名澄。平生雅不食鹽。喜吟詠。其秋興云。燕子生涯如昨夢。菊花心事盼重陽。病中述懷云。銅漏點殘憐夢短。珠簾不卷怯春寒。詩味亦在酸鹹之

## 易畫軒

崑山王椒畦先生學浩。工山水。海外爭購。爲人間澹曠適。絕意干祿。晚歲山居奉母。惟以嘉言善行。表率鄉閭。所居山南老屋。距半山橋數十武。中有小園曰學圃。具澄潭古木。修篁老梅之勝。玉峯黛色。都落窓几間。過其室者。幾忘其在城市中。又構易畫軒三楹。自爲小記。云軒故屋東廡也。其深不能容席。道光癸未三年四月。匠氏朱君。以十紙索畫。戲謂之曰。盍爲我作軒以當畫值乎。朱曰諾。不日而軒成。顏曰易畫軒。以誌朱君之豪也。并有詩紀事。茲摘句云。以畫易米古所聞。以軒易畫今尤特。從來罕事不浪傳。卽此名軒亦已得。遂名著作爲易畫軒詩錄。朱名玉岡。吾里保聖寺。六朝名刹。頽而復振。亦賴其力焉。

## 衣冠禽獸

世之無行士夫。人謂之衣冠禽獸。本管子注道塗無行禽。指人言。謂其爲能行之

禽也。又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亦卽行禽之意。然今之博古通今者，十不得一。若以此詩繩之，幾目中無人矣。

### 餛飩

武林有一名士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嗣。某於粵寇時賣餛飩以餬口，幾年間積有數百金，而嗜好於煙花外無一不犯。總賴喫餛飩者遠近畢集，日賣錢約得四五六緡，經營十載，饒有餘資矣。附近人豔其利，每有開設，雖湯可注硯，無過而問者。然某之餛飩，喫者無不美其味，而終莫能名其妙。忽一日某患一惡瘍，鼻端發癢，難忍，生出瘰癧一條，漸長漸蠱，有三寸許，須含入口中，將齒輕嚼之，其癢稍止。醫云：冤業瘡莫能治，竟以此死。死後家人所製餛飩，味大減，與衆無異。人亦截然不至。某有內戚田甲，嘗與共事，素知其法。某死後遂開一肆，餛飩之味不減於某。而食者又益集矣。不三載，田甲亦患一瘍於尻上，生一尾，尾尖有黑毛數十根，觸之痛不可當。淹忽兩三月亦死。死後喫餛飩者猶思慕某與甲之手段不置，而不知



餛飩肉中。另有異味。某與甲皆用投蠱法。私蓄一甕。將一切貓鼠兔獐雞雉蛇蝎等物投之。佐以香料。每日切肉必先向甕取汁和之。既取其味之異。可悅人口。而又令人久不能忘。初不顧人之受毒傷生也。射利之徒。往往如此。良可慨也。雖惡報不爽。而人已陰受其害矣。田甲將死。囑其妻述之。勸人作爲炯戒。

### 拈字賭酒

辛酉九日。余與劍人紫詮。於滬上寓齋買菊數盆。持螯相對。紫詮曰。今日各拈前人詩中喜用字句。以多爲勝。注酒一大斗。以最多者爲準。如少一句。飲一大斗。劍人曰。唐宋人作。可勿論。與今將老杜之詩略舉之。有一懸字。如江鳴夜雨懸。侵籬澗水懸。山猿樹樹懸。空林暮景懸。當空淚臉懸。獼猴疊疊懸。疏籬野蔓懸。複道重樓錦繡懸。脫口而出。共得八懸字。紫詮舉司空詩中喜用韻字。曰。如春晚云。憑高憐酒韻。引滿未能已。漫題云。率怕人書謹。閒宜酒韻高。又光啟四年春云。小闌花韻。午晴初。撫事寄同游云。春添茶韻時過寺。紅茶花云。豈憐高韻說紅茶。又王宮

云風荷似醉和蒲舞。沙鳥無情伴客閒。是物此中皆有韻。更堪微雨半遮山。僅有六韻字。意欲搜羅十韻字。再四思索。劍人促余曰。如待伊十韻字。只恐來歲重陽。也不成耳。君試舉之。余懼不滿八箇。則一大斗無此雅量。若逾八箇。壓晉軍而陳。則我豈敢。因背誦東坡詩中。竭來字。如竭來東觀棄丹墨。長陵竭來見大姊。竭來城下作飛石。竭來畦東走畦西。竭來從我游。竭來齊安野。竭來清潁上。竭來廉泉上。恰得八箇。不再思索矣。劍人曰。獨紫詮六箇。快飲兩大斗。可以了矣。紫詮欲重換白樂天詩中字。願加倍以償。劍人弗許。紫詮強飲兩大斗。扶醉而歸。

鐵算盤

凡姦邪之術。不能施行於正直之人。卽平庸輩。恐亦未必得法。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光緒庚辰三月初十日。有男婦一羣。約百餘人。來吾里口。稱災民游食四方者。越一宿。臨去。闖入尼菴小九華。竝不逗留。繼尼衆失去番妹若干枚。不敢追究。辛巳三月初十日。又有一羣來。彷彿上年情形。栖遲兩宿。臨去。

亦入尼菴大悲菴。遍游殿宇。尼之邃房密室。雖不得入。而香積廚中所懸風魚臘豚。盡行提携而去。口說女僧出家人。喫素修行。想此種物。安排佈施。吾等窮民耳。去後。各尼檢點。或失金釧。或失翡翠約指。金鎖。金鍊。金鈎諸物。或失鷹餅。不一而足。羣尼莫可如何。忍氣吞聲而已。里中又有三官堂。昔時道士所居。後爲尼姑所踞。鵲巢鳩佔。逐去羽流。由來久矣。堂內離尼。淫蕩犯規。老尼勢利。姦刁。蓄有千金。聞兩菴事。日夜驚恐。慮其來年應期而至。有燒香婦媪。與尼親狎者。咸謂所來之人。多挾鐵算盤邪術。囑老尼切勿飲以茶芽。須擲碎杯盞。以破其法。金貝須護以元米茶葉。則其算盤不靈矣。有識者聞之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理之常也。何必鐵算盤哉。未幾。有離尼悅一士人子。盜金偕逸。

### 絕對

朱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徹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卽一二緒餘。亦有穎異獨絕者。幼時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卽應聲曰。后稷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

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名。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康子饋藥。兵刃旣接。一語。又除夕集唐作楹帖云。且將醪酎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

### 裸蟲本草

同里顧守之處士瑩。滌齋師異母弟也。性格孤高。傲睨一切。頗工八法。精於岐黃。常寓錦谿賣藥。每朔望日靜坐室中。雖謔戚良朋求診亦弗應。以爲休息之期。是以有不近人情之目。而與余則毫無畛域。歸晤時必揮麈縱談。往往月斜不去。嘗謂余曰。某一日郊行。見一叟龐眉掀鼻。貌極寢古。手持書卷。箕踞於大樹下。乃向前叩其所觀何書。曰裸蟲本草。子欲觀乎。某以爲方書也。請假一讀。適見秀才一則。頗異。默識之。再欲觀下。索還逕去。書載秀才一名茂才。古稱博士弟子員。性寒味酸。色青有微毒。畏百部。主治強項腰硬諸證。近有售者。中空。外有微文。畧似通

草質薄臭惡。誤近之。輒令人作嘔。又有一種春華秋實者。得清高之氣。能開心胸。利耳目。益人智。與四君子湯六君子丸同功。惜不多見。新者貴重。陳卽無用。價作庫平銀八兩。在處有之。來自異地者多僞。余曰。此叟矜醇髡曼倩之流亞歟。語近惡謔。然有至理存焉。錄之以博閱者一粲。

### 後婦先夢

西鄰施上舍婚將彌月。新婦葉評事女兒也。夜夢一少婦入其閨中。似欲踞其妝臺。葉怒之。婦曰。此室非爾久居之地。爾不過權住十年而已。葉驚覺。明日白於姑。并言婦之體態。姑以夢寐無憑慰之。後十年。葉果病卒。至續娶時。其姑回憶十年前葉夢所云。又見新婦形容修短。與當日葉夢適符。而後婦初入閨房時。亦恍若身曾經歷。後知葉於某年八月廿五日物化。其時後婦亦在大病危篤之際。廿四厥逆昏迷竟日。至廿五黎明始甦。由此觀之。凡事似有前定。亦似可轉移。然既定莫移。則夢神亦何必勞勞若此哉。要之常人苟無大善大惡事。自有常數於冥漠。

之中。人特莫能先識之。一經大善與大惡。則又立時改變。然則數終不能限人。而人自不肯力行大善。甘爲數之所限耳。

### 仙人掌

近有以仙人掌作盆玩。絕無可觀。無葉。枝青質嫩。扁厚有刺。每層有數枝。枒杈而生。若使種於田畔。可止牛踐。植於牆根。能辟火災。其汁入目。能令失明。則人罕知矣。

### 七七四十九日

佛教興而人死有七七之期。謂天干至七則尅。地支至七則衝。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日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尅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尅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盡也。以其衝尅爲之禳解。蓋始元魏。魏書外戚胡國珍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設千僧齋。非若今之有力治喪者。自死時卽作佛事。直至四十九日斷七而止者。則又更屬無謂也。

# 古月先生

錦谿陸伯藩府諸生鳳輝。余之內阮也。早失怙恃。賴王父母撫養成。人性具夙慧。而頗崛強。與意稍拂。雖死不顧。年弱冠時。一日獨游郊外。見一叟鶴髮童容。憇坐古冢旁大松樹下。心甚異之。向前與之長揖。叟笑曰。子得見我。寧了宿緣耶。老夫久欲報答尊甫。而尊甫已辭世矣。茲既邂逅。子有何願。老夫當稍資螿肘。伯藩驚喜。知遇異人。倉卒間祇曰。小子深苦文字艱澀。曰。古文耶。時文耶。曰。時文。笑曰。易事易事。子之功名自有定數。不過時之早晚。文之佳拙。畧出入耳。又曰。書法與畫。答曰。不難。既曰。願學長生術。叟顰蹙曰。且緩且緩。子骨柔脆。俟過平原入洛之年。遂探懷中出一牋與之。曰。每逢作文枯窘。與寫字不能工整。默念一二遍可也。叟卽起身欲去。伯藩叩謝。并詢姓氏里第。曰。世人都稱老夫爲古月先生。語畢。飄然逝矣。伯藩瞠立良久。如夢初醒。手中一牋。視之。字跡細若牛毛。日已暮不能辨。急歸家於燈下觀之。乃七絕一首。明日適逢文期。思姑試之。恰師命題甚屬枯窘。卽

將此詩默念三四遍。忽心思勃發。頓覺極易。援筆直書。不須點綴。膽正時又默念二三遍。自駭楷法端整。既繳卷。師訝其敏。取文一觀。作色曰。何速且佳。必非廬山真面目。逼令重撰。師以爲勦襲舊文。故云。答曰。塾中素無捉刀人。又弟子素鄙鈔胥。師幡然曰。此文決非汝作。但字蹟工媚。亦屬躡等。究有何故。何妨直言。伯藩卽將隔日郊遇。一一備述。師大驚異。恍然於報答一語。曰。汝母洩言。切宜秘之。令先尊曾於某年在野。見獵犬追逐一羣。灰黃色似兔似狸者。正窘迫際。爲尊翁力拒。獵犬一羣得脫。今云古月。當是狐也。俟下期文課。汝再試之。後屢試屢驗。是年縣府試獨冠一軍。書法批爲通場之冠。院試獲雋第一。試帖詩。宗工批語。瓊思瑤想。楮墨都化煙雲。自是君身有仙骨。發落極其歎賞。至丙子春夜。忽覩叟來揖也。勸君且捐棄文字。桂宮將召歸班矣。驚醒。乃知是夢。後作文。雖背誦此詩。什伯遍。毫無效驗。楷法亦不能工。旋櫻肺疾。光緒三年秋七月中旬。溘然而逝。逝前十餘日。余往訊之。自知不起。縷述此事巔末。并乞余識諸簡末。其師陸心齋孝廉溶。并錄



其詩曰。一花才落萬花開。開落相逢隙便來。休愛長生噴卽滅。滅時莫道惡風摧。

泉

泉有溫冷清濁。甘香白赤紫綠。種種之異。雖曰其性則然。亦以其流出之地不同也。至有所謂貪泉。妒泉。狂泉。如愚溪。辱井。爲人所重累也。被以醜名。千載含垢。如吳隱之飲貪泉。雖自暴其清廉。然亦爲泉一雪其冤矣。吳淞第六泉。存吾里之北。地名墨竹渠。惟明經王雲亭師昌桂。能識其處。當日命舟親汲。與并華較量倍重。烹淪佳茗。飲後覺舌本清芬。竟日。余曾得嘗其味。自師歿後。頓屬迷津。無復可問。言念及此。爲之黯然。

韜附注。先明經少時有神童之譽。於十三經注疏。皆能背誦。不遺一字。

### 種瓜

瓜以辰日種。則易生而繁實。按山谷詩云。夏栽醉竹餘千个。春糞辰瓜滿萬區。余嘗命園丁依法試之。果大驗。然惟南瓜最不宜過繁。又不宜不實。犯此二者。均主

其家有不祥事。

### 古寶鏡

辛酉冬日。僑寓滬上。蔣劍人來招偕游鬼市。旋入新北關。見骨董肆有銅鏡一面。大如錢。其色黝黑如漆。照人影縮小如豆。背有銘。字細如黍。漫漶莫能辨。左龍右鳳。輔之。劍人一見喜甚。摩挲不釋手。遂以番帛一枚易得之。余詢此鏡之異。劍人云。人影縮小。古鏡皆然。乃道家聚形之法。第未知出於何代。與君往質劉明府。何如。余諾之。遂詣太康劉松巖明府衙齋。時朔風甚烈。天將下雪。值明府簿書之暇。命煮綠饘。小酌閒話。劍人以鏡出示。明府問知乍獲。兼值甚廉。以爲劍人之巧遇。并云的係漢鏡無疑。於是屏去左右。前席相謂曰。某於昔年在故戚家。見一寶鏡。大周漢量六尺。能照天地山川。九州八埏。并世之休咎。一一畢現。對之可以先知。其家藏於地窖。不令人見。一日招余掘出同觀。藉卜一時治亂。先以氈幕障蔽中庭。乃扁閉門戶甚嚴。及鏡出。光耀爛然。一室通明。如初日之照臨。同向鏡中觀之。

見兵騎擾攘，赭寇縱橫，東西南朔，無一寧字，幾及十六省矣。因各大駭，急卽埋藏。爾時粵寇初起，不料而今蔓延如此，竟將與鏡中所見不爽矣。語未畢，左右持客刺進，有求見者。余與劍人遂告別，惜不遑問其戚從何得此寶鏡。鏡出何代，鑄自何人，是何命名，以爲憾事。後晤蘇林熊君，余以此鏡問之。蘇翁云：應是師曠所鑄十二鏡中之第七鏡也。

### 鷓鴣米

鷓鴣米，香滑迥異他米。出四川，以歲例進上者。其米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歲更取之。楊星衢從蜀幕歸里，詢之，語屬糲糊。云曾聞是說，而未目覩焉。

### 歎貧詩

偶見梁文莊公詩正，未第時歎貧詩云：欲問陶朱術不傳，謀生日拙事堪憐。一椽居欠三年餓，八口家無半畝田。有客僅能供茗荈，非僧久笑絕腥羶。截長補短天公意，拘識之無傲守錢。然較諸亡友沈四山人貧況一律，則猶有間也。

## 張昌宗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云。張易之昌宗粉面膏唇。以媚女主。其人疑優伶不齒。然膺文翰之譽。著三教珠英一千三百餘卷。恐亦未可以人廢也。而不知劉後邨曾云。張昌宗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謝表及和御製。皆依附者爲之。所進三教珠英。乃崔融張說輩爲之。而昌宗竊名爲首。然則日華何不考之甚耶。亦愚矣。

## 介指

里中嚴姓。望族也。馭濤茂才興鰲。工詩賦。能擘窠大字。兼善詞令。以絲茶例賞捐主事。年逾大衍之數。兩手介指不少離。一日與余敘譚間。余指其介指而詢曰。此物出典。君知否。曰未也。第自幼頗喜。沿習至此。君盍言之。余曰。曩見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鏡。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鏡進之。娠則以金鏡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卽此指環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經與娠則著。否則

去之。今女子常著在手。以爲飾具。大味戒止之義。况男子而爲士大夫者哉。馭翁唯唯深以爲然。立除去。噫嘻。邇之後生小子輩。動輒背謬禮法。一聞長者之言。不目爲迂腐而訕笑者。亦幾希矣。

### 相訣

看相有歌訣云。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三十卽堂莫帶殺。卅二卅二五十二。山根上下準頭止。無識之人莫亂指。五三六三七十三。須看人中地閣間。逐一推詳看禍福。此是神仙金匱錄。雖係大畧。逢人細察。而自不爽。

### 芰

杜樊川晚晴賦云。睹八九之紅芰。芰。菱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旣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蕖也。想必誤以芰爲蓮矣。

### 中和琴

時貳尹香圃。頗善琴學。於去任後。猶携琴來舍。爲我彈之。言其同邑有聽秋室胡

氏曾得明璐藩第八十三號中和琴一張。詩曰：月印長江水，風微滴露清。會到無聲處，方知太古情。末署敬一主人。案璐藩性嗜音律，當時命工製琴百餘。至今頗有散落民間者。由是觀之，則璐藩不第工琴，且能吟事矣。惜乎其爲降王手澤，舉世褻玩，與忠臣遺物大相逕庭。玩物喪志，古帝王所由重爲戒歟。

### 文謝兩琴

文信國琴，今藏閩中何氏。上刻公詩云：松風一榻雨蕭蕭，萬里封疆太寂寥。獨坐瑤琴遺世慮，君恩猶恐壯懷消。後題云：時景炎元年，蒙恩遣門召入，夜宿青原寺，感懷之作。嘉慶年間錢塘吳素江得謝疊山琴，謂出自燕郊土中。流轉江南，購得之。琴修四尺五寸，廣一尺。上署號鍾二字，下有疊山分隸二。中有銘曰：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爲一，垂千萬古。海寧姚梅伯孝廉燮，俱曾親見。余客滬上，聞其言甚詳。案兩琴洵屬希世之寶，必有神靈呵護，自當常存天地間耳。

### 辟火字

世傳張二水之字可辟火。因其水星度世也。昔程春海先生云。張二水書純用扁筆。未免以霸氣行之。而魄力殊大。若施之畫。必可壓倒時流。其實二水亦工畫。世亦間有之。錢竹汀謂二水書法。能與董思翁。邢子愿。米友石。相伯仲。特因書魏瑋碑。致位公輔。名列逆案。遂不爲世所珍。然至今東瀛人每至福州。必物色之。正如史忠正公謂晉江張閣老字。云其人姑置之。其字天下奇。而今則不然。趨向似乎極正。書法爭尙顏柳。而趙王孫幾不齒矣。如其品學。仍有媿於顏柳。則趙王孫張二水。世俗亦何必不貴重哉。

### 是非不可不爭

呂叔簡五不爭。其一曰不與盛氣人爭是非。余謂是非亦不可不爭。但彼以盛氣相加。吾以和氣應之可也。如程明道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王安石勃然發怒。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之私議。願公平心以聽之。安石爲之展服。此與盛氣人爭是非之一法也。

崔鶯鶯

崔鶯鶯之才貌。今之婦豎皆知爲絕世無雙。而又無不知其有含垢之事。噫。何其誣哉。此皆由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之西廂記。卽有人能傾西江水。亦難洗此冰玉之差。眞冤甚。案唐鄭太守恆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犁人得之。鬻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有胥吏白此事於縣令邢貞。遂命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焉。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莫須有事。得此石而庶一白其誣。

湯圓妙句

嘉定張南華鵬翀。性穎異。讀書如夙習。詩畫無不敏捷。其雁字詩。頃刻吟成七律三十章。今皆傳誦。官至正詹。一日入朝。有旨命和湯圓詩。立就二十四韻以進。其警句。甘白俱能受。升沈總不驚。妙在倉卒間。猶能自見身分也。



牡丹 附三

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草。唐則天以後。洛陽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朶。謝靈運言永嘉竹間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花遠甚。或曰靈運之所謂牡丹。卽今之芍藥。是特盛於吳越耳。夫牡丹古稱洛陽爲天下第一。今盛於亳州曹州近地。洞庭山亦多佳種。惟松江法華能以芍藥根接上品細種牡丹。愈接愈佳。百態幻化。其種易蕃。其色更豔。爲近今之冠。亳州種以嫩黃名太平樓閣。淡黃名泥金捷報爲最。葵黃色名伍黃者畧次之。其餘紅白紫綠黑色。名目不下二十餘種。曹州以黃絨鋪錦第一。卽古之鏤金黃也。慶雲黃色似葵。黃中有紅瓣挺出。極名貴難開。春江漂錦。深梅紅色。重樓千葉。又名珊瑚映日。亦貴重。其餘猶有十五六種。法華種則以范陽大紅爲巨擘。寶相次之。如火輪。柳墨。紫蟬。粉球。金晶。海市。霜光。等名目之多。無過法華。共有四十七種。其變相者不與焉。洞庭山種有寧國白爲首。而王家大紅。品亦不相上下。尙有五、六

告廣說小記筆本秘行刊近最

▲秘本 王漁洋筆記

●全書八冊裝一錦匣定價一元二角

▲秘本 貓苑

●彩面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偵探小說 情魔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秘本札記 夜航船

●彩面洋裝一厚冊定價七角

▲社會小說 幕中幕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秘本札記 耳郵

●彩面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彈詞小說 血淚碑

●彩面洋裝一冊定價二角

中華民國十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年四月發行

珊瑚舌雕談

全一冊定價三角

重校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北京 廣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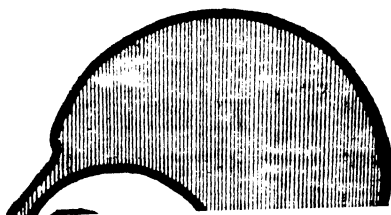
開封 長沙 漢口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注 音 字 母

發 音 圖 表

發 音 部 位 圖



此種新式的發音圖表○審究極其精審○剖晰極其明徹○各校教授注  
音字母○得此具體之標準○依

十張附有發音圖表說明書一冊

國音策進會出版

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 行發局書益廣海上 ●

一册  
四角

異聞叢鈔

小說  
記

是編專採三十  
年來之特別奇  
聞而所記情事  
無不翔實日各  
篇均係名人所  
撰文字雅潔趣  
味濃厚允推  
記小說之佳品

哀情小說  
蕙娘小傳  
一册二角

節記小說  
虞初近志  
一册五角

史悟岡著  
西青筆記  
一册四角

別裁小說  
閨秀日記  
一册五角

罵時  
小說  
霹靂琴  
書為近代名流手著之秘  
稿書中評論張勳復辟之  
事言言記實語語刺心以  
董狐之直筆書之而借王  
克琴之利口出之雖為罵  
時小說實亦復辟之信史  
至其結構措詞之妙嬉笑  
怒罵皆成文章尤為自有  
小說以來未有之特色凡  
欲知復辟之真相與張勳  
王克琴之關係者不可不  
讀此書一册三角